



憶蘭州  
許元方著  
原侯書





憶

方著

蘭



州

中國國貨實業服務社發行





690.16/161  
8455

# 小引

本書著者許長卿先生，在三年前由中央派赴西北主持國營貿易，在蘭州服務二年，對於地理風土人情掌故和經濟建設，都有精湛周密的觀察。今春來港，公餘把過去二年內所得的印象寫成本書。有一次我在他的住處偶然看到原稿，一口氣讀完了，覺得：取材廣博而精警，文筆輕鬆而美麗，觀察深刻而切實，評論犀利而公允；有些地方描寫當時當地的情景，充滿着柔軟而綺麗的情調；有些地方縱論古今的得失，揚溢着政論家的風格。當時我問他寫完了打算怎樣發表？他說預備交給報紙刊載。我就在心中打量着：我主編的「國貨與實業」月刊，過去出版的幾期，總是板起面孔向讀者說話，不免稍嫌沉悶，正想灌注一些出淺入深的資料，以調劑讀者的情緒，增進刊物的興趣。這篇文章，正合我們的胃口；所以就要求他交給我們「國貨與實業」小小的園地發表。刊載以後，很受國內外讀者的歡迎，博得不少的采聲。沈君怡先生最近也從西北來港，他看了這篇文章，對我說像「憶蘭州」的文字，可以說無人不喜一讀，讀了以後，無人不想念西北，的確是大有可為的。現在為進一步便利讀者閱讀和珍藏起見，另印單行本，以與天下人士共賞佳構，並留作許先生西北之行的小小紀念。

潘文安

三十年六月於香港中國國貨實業服務社

國家圖書館



003150381



# 憶蘭州

許元方著

兩年前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到西北，不料在蘭州一住就是二十個月。在我一生的過程中，雖然祇算短短的一幕，但也可說是不很平凡的一幕。假使我是一個詩人的話，我一定要做上幾首紀遊詩；可惜我不會。因此祇有拉雜的寫上這一篇，來形容我對於蘭州的回憶，同時也算對於西北之行，留下一點雪泥鴻爪。

蘭州是中國西北角上一座古老荒城，在那裏沒有現代化的柏油馬路，也沒有立體形的建築物。他的可愛，純粹由於他的古老，從莊嚴寺和普照寺的唐塑和壁畫，就可以推想到蘭州城的年齡。假使人家不說我神經過敏的話，在那裏我的確好像還聞到和萊茵兩岸廢堡裏一樣的氣息。

有許多人以爲蘭州得名，一定由於那裏產生許多最好的蘭花，那就根本錯誤。在蘭州不但不能像浙江福建一樣，遍山產生一種野生蘭草，並且連一般好養花草的紳士們家裏，也找不到一莖半莖蘭花。這理由就是蘭州的氣候，根本不適宜於蘭草的生長。蘭州這個名字是從皋蘭山得來的，皋蘭山就是現在蘭州南門外的五泉山，漢朝驃騎將軍霍去病率戎士，合短兵，與匈奴鏖戰，殺折蘭王，斬盧侯王，就在此山下。山上有頭營二營，還是去病當年紮營的地方。

蘭州城是面山背河而建築的，除了北面以外，東南西三面都有外城；而且外城的面積，較內城大上幾倍。所以蘭州有句俗話是「關比城大」，（關就是指外城）。世界上有名的巨川——黃河，是蘭州北面的天然城壕；所以中國任何省城，都沒有蘭州那般雄壯。城牆因爲年久失修，有些雉堞已經殘缺的像老年人的牙齒，唯其如此，越法顯出他的資格古老，一點不使人感覺得破舊可厭。

橫跨黃河現在成爲國際交通咽喉的黃河鐵橋，就在蘭州北門外，以長度論，他是黃河上三座鐵橋中最小的一座。若以年齡論，他還是津浦鐵路濟南濼口橋的哥哥呢。這座橋建造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年），兩年後纔完成。在沒有建造黃河鐵橋以前，那就麻煩極了，每年由春季到秋季，必須搭造浮橋。（昔人所說「天下黃河祇一橋」，就是指這座浮橋說的。）一到冬令，上流冰塊下來，立刻得拆去浮橋，改用渡船。等到結冰以後，渡船又不能用，於是車馬人夫都從冰上來往，名叫冰橋。但是夏秋兩季，浮橋往往被大水沖斷，而冰橋在將開將結的時候，也很容易發生危險。所以左宗棠督師渡隴時，很有意修造鐵橋。可是他所相信的德國商人福克要價太昂，除此又無人和他接洽，就此停頓。一直到升允督甘，纔舊事重提，和德商泰來洋行訂約包修，大約泰來洋行又轉包於美國橋樑公司，所以橋的兩端欄干上，還釘着 American Bridge Co. 字樣的鐵牌。

搭造浮橋，和夏秋大水時維護浮橋不使沖散的情形，在今日雖然是已經時過境遷，早成陳迹



，在當時可的確算是一件大事。因爲黃河兩岸一切的交通，全都仗着他來聯繫，一旦發生故障，兩岸的交通，便立刻有根本斷絕之虞。關係不能算不重大。所以曾經走過這條路的陶保廉（陶保廉是曾任陝甘總督陶模的兒子，他曾隨侍他父親到新疆巡撫任上，辛卯侍行記就是那次到新疆沿路寫的。）和裴景福（裴景福是金石收藏家，曾做過廣東知縣，爲岑春煊劾罷遣戍新疆的。）在他們的日記裏，都描寫得有聲有色。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裏，關於第一橋（第一橋就是當時浮橋的名字）的一段，是如此說：

「明初創建於城西七里，嗣後迭經移置，以二十四舟亘河中，舟各相距一丈五尺，架木以聯之；棚以板，圍以欄。兩崖鐵柱四，木柱四十五，鐵索棕麻草繩各相屬。每年冰解時，搭橋需人數百，或在岸，或在舟，或乘皮筏，巨繩繫舟從上流緩放。舟繫大筐四五，盛以石，候舟至恰好處，則擲筐於水，舟稍定，卽繩纜交加。如此一一牽綴而橋成。壓以巨鐵索，舟得隨水高下。夏秋盛漲時，經理失宜，仍虞沖散。舟工經費每年二三千金，不敷修理，由皋蘭縣賠墊。冬至後河將凍，冰塊自上流下，大如房屋，卽撤橋，緩則糜爛矣。冰既合，制府祭冰橋，縣役以鋤削平，鋪以土，車馬暢行如通衢。」

裴景福的河海峴崙錄裏，有這樣的兩段。上一段描寫浮橋的說：

「……同強心如劉華封出西門觀黃河橋，橋長三百七十步，寬十步，用二十四舟聯接而成，上覆以板，亦古法也。……今此橋每舟相離約八九步，空其中以防水之涌滯，旁植木欄，以

防人物墮落。河兩岸各鑄大鐵柱二，斜插入地，上露數尺。北岸一柱，勒洪武九年魏國公鑄，並列指揮使以下各官姓名，鐵色甚精。一柱勒道光十九年鑄，列總督以下各官銜名。其圓均合抱，南岸兩柱亦如之。南岸東一柱道光年鑄者，埋土中露尺餘，勒文不可見矣。柱上各繫大鐵索，粗逾臂，一在橋西，一在橋東，夾而束之，以防橋之崩移。河從西來，兩山夾峙，水極洶湧，非極人力之雄，固不能禦也。鐵柱外另有木椿十餘，各繫大竹纜，以輔鐵柱之力，亦偉觀矣。……

第二段是描寫黃河大水時搶護浮橋的狀況，他雖未曾目覩，寫來却有聲有色。到現在讀到這裏，好像還有萬流奔赴，千夫叫囂的情形，羅列眼前，不能說不是他筆記中一段極精采的文字：

「十二月初三日（按是光緒三十年事），晴，微暖，石琴來言黃河未合凍，橋尙未拆，爲向來罕見。自十一月初河中卽有冰塊順流而下，河夫日在橋上持木棍導之使下，有結成大塊者，碎以鐵錘，恐損橋。橋工定章每年領銀三千兩，由縣司其事，僅敷工料。倘水漲，橋斷，船毀，需三四千金，由縣籌墊。而河夫水手以橋壞爲利，每故摧之，橋毀用船渡，卽可訛索渡費，放私貨，滋爲奸利。每遇水漲凍結，縣令再四申警，置站籠河干，犯者重懲，法嚴所以保橋利行人也。三十年五六月之交，暴雨，萬派奔赴，水高數丈。時皋蘭令李緝亭奮力以與水爭，於尋常鐵鍊草繩外，加棕繩二，粗同栲栳，以維繫全橋，中洪怒號，如萬馬奔騰，橋心突起，過兩岸丈餘，竟得完固。緝亭亦勇矣哉！……」

從這兩種筆記裏，使我們可以得到兩種感想：第一，是我們中國人的偉大處，黃河雖寬，我們可以用浮橋來聯繫兩岸的交通；黃河的波浪雖大，我們也能用人力來克復他。我最不解的，一般自命爲新知識的人物，開口西洋文明，閉口西洋文明，難道洪武時代就有的黃河浮橋，也是西洋文明所賜與的麼？其次，歷代帝王一面口口聲聲要各級官吏都廉潔守法，可是另一面却用盡種種方法去擠榨他，剝削他，使得他雖想做廉吏而不可得。就如每年的浮橋維持費，爲什麼不訂一個合理的數目，而要責成縣官賠墊？難道在上者不知道做縣官的人是決計不會從家裏帶出錢來預備賠墊？又豈不想到：佞叫縣官賠墊一個，他便會藉此向人民剝削三個四個麼？這種掩耳盜鈴的辦法，成爲中國歷代傳統的政策，也便是吏治永遠不能澄清的一個大原因。

講到搭造浮橋既如此的困難，維持浮橋又如此之不易，而且一年之間，夏秋有夏秋的危險，冬季有冬季的危險，論理對於修造鐵橋，當然是一致贊成擁護的了。事實上並不如此，假若當時沒有蘭山道彭英甲的果敢，和陝甘總督升允的堅決，我敢信蘭州城外的黃河鐵橋，到如今依然是空中樓閣！

黃河橋的北端，有升允創建蘭州黃河鐵橋碑記。我們要明白升允當日締造艱難和力排浮議的情形，萬萬不可不讀。碑文說：

「蘭州城北濱臨黃河，爲甘涼寧夏各郡及伊塔新疆等處往來大道，舉凡輜軒傳符，商賈征旅，肩摩轂擊，相望於途。中阻巨浸，行者苦之。每年春間，向由皋蘭縣鳩工搭造浮橋，以鐵

繩比繫二十四舟，面以木板，藉作津梁。入冬冰至橋拆，則又招舟以渡，迨臘月河冰堅凝，改由冰上行走，土人謂之冰橋。開春凍解冰消，復建浮橋如初。顧浮橋當夏水盛漲，時或中斷，斷必溺人；而冰橋將開將結之時，人馬車輛之失陷者尤夥。病深戕生，或滋永歎。昔左文襄公督師渡隴，固已惴然憂之，曾議建黃河鐵橋，因洋商福克索價過昂，事中止。余於乙巳復持節西來，詢悉情形，相度河勢，每思重申前議，利濟是圖；適德商泰來洋行喀佐斯遊歷來甘，爰飭司道商令包修，與之訂立合同，集華洋工六七十人，料件悉購自外國，設法轉運至蘭。經始光緒三十三年二月，洎宣統元年六月而工成。橋長七十丈，寬二丈二尺，另外以塞門德士參加石子成之。橋面兩邊翼以扶闌，旁便徒行，中駛輿馬。計造橋工料銀十六萬五千兩，運費並桿繩等項雜用共銀十四萬餘兩，二共動支庫平銀三十萬兩有奇，由統捐溢收項下作正開銷，均經奏咨在案。嗟夫！冬官既佚，考工失傳，外人奇伎巧思，每可以宜民利用，而足輔我所不及。用人之長，亦奚足異！乃上年籌建此橋，羣相疑沮，胥動浮言，甚有謂爲無成，冀其言之必驗者。而及其成也，又咸以去險就坦，稱便如出一口。使向者惑於衆議，不能歷久不撓，又安必尅期蒞事乎？凡民可與樂成，難與圖始，大抵然矣！余既幸斯橋之成，有以續前賢未竟之功，而可資一勞永逸也；又冀後來者之補修以時，俾此橋千百年如一日，而以爲利於無窮也；爰略其始末而爲之記。」

「可與樂成難與圖始」，的確是人類的一個大毛病；我讀了這篇碑文以後，不禁深深地感慨。尤

其是使我感慨的：第一，升允不是我們一致攻擊他，說他是腦筋頑固的宗社黨麼？可是他在三十幾年以前，却有這眼光拿上幾十萬銀子來建造鐵橋；從此以後，甘肅省內竟沒有再像這般大的建設，並且就連較小的也沒有看見。第二，升允不是希望後來者之修補以時，俾此橋千百年如一日，而以爲利於無窮麼？可是民國廿八年我到蘭州時，那橋面簡直壞得令人可怕。到廿九年春天雖然大修一次，仍然不過祇顧到橋面的一部份，並且是因此一修，不免對於車馬通行上，又增加了種種的限制。

蘭州，在從前是新疆入關第一省會，在目前是國防上後方的重鎮。論部位他是全中國的臟腑，論性質他是西北軍事政治交通的中心。所以他雖然僅是一個古老荒城，可是他的重要性，不下於一般爲人常常稱道的昆明桂林等處。在民國廿九年十二月以前，手握西北軍政兩大權的朱紹良將軍，就駐節蘭州。在政治方面，他雖然祇是甘肅一省的主席，可是因爲他的威望、他的經驗關係，青海的馬步芳，寧夏的馬鴻逵，綏遠的傅作義，都事事和他商量，向他請教。他也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他對於新疆的盛世才，也非常融洽。他秉承着最高當局在「安定中求進步」的意旨，按步就班的推進政治建設。他知道西北的人民，沒有東南那樣富庶。他知道西北文化水準，不能和東南一般高。他知道一切政治建設，假使操之過急，會引起人民的反感；所以他主張急進。可是他也並非「無爲而治」，有時認爲應該做的事，他也頗能劍及履及，毫不遲疑的進行。舉一個例來說：在廿八年冬季，蘭州大轟炸以後，斷瓦頽垣，觸目皆是。他認爲這於國際觀瞻有礙

，他認爲這是改造市區刷新市容的一個最好機會，便立刻成立一個復興市區建設委員會，來從事復興工作，並訂出辦法，以極低的利息，貸給被炸市民以建築的資金。朱將軍的爲人是溫文儒雅，要不說穿的話，你絕不會猜到 he 是一個軍人。他不但外表像一個文人，也很能做詩，並歡喜臨池，在蘭州方面不少他的墨跡。他談話的時候總是慢吞吞的有條不紊，他看事非常透澈，他平時非常沉默，但是遇到合式的場合，卻也談笑風生，談諧百出，的確不愧爲一位坐鎮雍容輕裘緩帶的儒將。現在他擺脫政治生活，專心軍事，他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天才，他能指揮若定。在去年陰曆元旦時綏遠一度吃緊，日本騎兵已進迫至寧夏邊境黃楊木頭，朱將軍由蘭州趕到寧夏去督師，未到一星期，收復臨河五原的捷電，就傳遍了蘭州。

因爲蘭州地位重要，所以在前清時代，出任陝甘總督的都是當時國家的重臣。像楊遇春福康安阿桂那彥成左宗棠等都是以國家重臣的地位，出任陝甘總督的。其作用無非是一半想藉着他們個人的威望，來震懾一切。下面的一段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「道光十一年回部郡王銜伯克伊薩克入覲，伊薩克素強盛，雄長諸伯克，且有誘擒張格爾功，益驕侈自肆，輿馬繁多，所經回疆諸域，諸伯克悉盛供張，以結其歡。比入關，猶責地方官供應弗少戢。時楊忠武公遇春爲陝甘總督，忠武故督師回疆，諸回部皆仰若天神者也。伊將至，布政使白公將郊迎於數里外。公曰：毋須此，第視我行事！明日將入城，公令牙官持令箭招之使入。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。公令材官部卒有頂戴者皆冠帶華服，惟不佩刀，轅

門外至堂下鵠列兩行皆滿。伊至轅門下馬步行，見兩旁官皆屏息立無聲，僂僂不敢仰視。憩少時，有命入見。登堂則堂上虛無一人焉。有巡捕官導之行，歷廳事數重，乃至。公便服居一小室中，高坐，二童子侍側，地施紅氍。伊及門已跪地摘帽叩頭。公命一童子扶以入，賜小几命坐。伊至叩首，始敢就坐，公溫語慰諭之。因自拂其髯曰：吾老矣，視在回疆時奚若？曰：更精神！公曰：汝亦老，鬚髮加白矣！吾輩受大皇帝厚恩，當思及時報稱。爲子孫計，毋生他妄想。伊又叩頭曰：謹受教。公乃謂之曰：大皇帝念汝，少住卽行，無多帶從者，宜往謁諸官，皆有食物犒汝，恣汝飲啖也。隨令一童子扶之出，伊汗流竟體，裏衣皆溼。上馬行數十步，神始定。明日遽行，騎從減十之六。公他日語僚屬曰：蘭州爲入關第一省會，當示以天朝威重；他省加禮，乃知恩也。L

懷柔遠人，當恩威並濟，恐怕當時的陝甘總督就不是楊遇春也會想到這一點。不過假使沒有楊遇春那般勳業威望，說不定伊薩克就會掉頭不顧，還引起其他問題。這就是有清一代要任用重臣來擔當西北這一肩重任的最大原因。

楊遇春以後，威望最重的要推左宗棠。左氏接連平定三次大亂（太平，捻，回），所以他當時在陝甘新疆威望之隆，還遠在福康安楊遇春以上。更兼他是文人出身，明白籠絡讀書人的方法。而當時的社會，又完全是士大夫階級的社會，因此在當時西北的社會裏，祇看到左宗棠平定西域開疆拓土的勳業，而忘記他曾被馬占鰲夜襲，幾乎潰不成軍，不得已而招降的畏蕙；並忘記他

攻開肅州，爲圖洩私憤，而任意殺戮降人的殘暴。人世間的公論，每每操縱於一兩個人的私意，而整個社會上都被他蒙混過去。說起來真正使人太息。

平心而論，左宗棠的壞處，是剛愎自用，好大喜功。他自恃平定西北的勞績，便以爲當世人都不如他，便以爲西北的事都應憑他獨斷獨行。因爲他自命爲特殊的人物，便不免有藐視法令的舉動；因爲他師心自用，予智自雄，便不肯容納別人的意見；弄到後來，他一天驕傲似一天，他左右的人材也一天寥落似一天。假若不是清廷趁早將他內調，恐怕後來敗壞西北者，也就是當初平定西北者。左宗棠的內調，真是左宗棠的幸運。

從另一方面說，左宗棠的長處也很多。他知道利用外國的人材，利用機械，來開發西北的資源。到現在蘭州僅有的一點工業萌芽，都還是左宗棠時代留下的遺迹。織呢局、製造局一類的東西，在今日看起來固然是陳舊藐小得不值一顧，但是在當年交通那樣困難的西北，居然有這種的設施，左宗棠的眼光和毅力，着實不能不使我們欽佩。尤其可敬佩的，是他用機器疏浚涇河，派技師到肅州探勘油礦，這是何等的偉舉。要是繼任的人能鑠而不舍，發揚光大，甘肅的工業恐怕早已不是今日的現象。我們因此不能不想念左宗棠，不能不痛惜於後來的一般謀國者。

左宗棠在甘肅留下的遺迹，還有當時沿着官道栽種的楊柳。自涇州以西直達關外，連陰三千餘里，到現在雖然有一部份已經枯死，另一部份則被人暗地砍伐，可是賸下的都已參天合抱，不禁使人回想到當年手植的人，是何等的胸抱！「大將西征尙未還，湖湘子弟滿天山；新栽楊柳三



千里，引得春風度玉關」。這就是清人楊昌濬詠左公柳的詩。

左宗棠以同治六年六月督師到西北，光緒六年十二月因內召離開蘭州，在西北整整十三年半。又因爲他是削平大難再造西北的人物，所以差不多婦孺皆知。到現在蘭州的一般人，尤其是老年人，還喜歡拿左宗棠的故事，作爲酒後茶餘的談助。

在科舉時代，陝甘兩省的鄉試一向是在陝西西安合併舉行；西北交通異常困難，甘肅西部的試子，到西安應鄉試，比江浙的舉子到北京應會試，還要難上十倍。左宗棠自己是窮讀書人出身，曉得窮讀書人的難處，同時又想籠絡甘肅的人心，就奏請分闈考試，並增加舉人名額。以左宗棠那樣的勞苦功高，清廷對於他正羈縻之不暇，他的請求當然沒有不准之理。左宗棠於是在蘭州建造貢院，落成之日，並親自到場驗工，隨便在一間號舍裏坐了一下，笑着對左右說：經我坐過這一間號舍裏，一定要出一個開科解元（鄉試第一名舉人）。左右當然隨聲奉承了一頓。到了次年舉行鄉試，左宗棠以陝甘總督的資格來做監臨。他有個得意門生安維峻，是蘭山書院的高材生，當時也的確有點文名。左宗棠就對主考副主考說，以我的看法，安維峻這次一定會高中。放榜之日從第六名起唱下去，一直到底，都沒有安維峻的名字；左宗棠便有點不自然起來。後來從第五名倒填上去，填到亞元，還沒有唱到左宗棠這位得意門生的大名，左宗棠已不免怒形於色。正待發作，下面接着唱到鰲頭安維峻。左宗棠掀髯大笑，顫抖抖的對主考副主考和一般簾官說道：「宗棠老眼不花罷！」喜極了，眼淚也直往下流。再一打聽，安維峻坐的號舍，恰是他上年坐的

，又是一陣狂喜。大有君相真可造命，連冥冥中也須聽我指揮的神氣。又誰知這都是一般人爲奉承他而做成的把戲？照此看來，左宗棠坐鎮邊陲，威福自恣，和唐代藩鎮有什麼兩樣？而一般官吏之諂媚無恥，也十足表現出清代末葉的風氣。這是蘭州朋友所談左宗棠軼事之一端。

在當時官權極重，左宗棠不可一世的時候，竟有人揭穿他欺飾蒙蔽，不能不說是鳳毛麟角了。這個人姓王，是甘肅省的舉人，到北京叩闕陳訴，舉發了左宗棠種種不法之點，最警醒的兩句是：「欺君年幼，粉飾太平。」居然有那般糊塗的清室，竟將王某遞解回籍，交左宗棠訊辦，因此竟瘐斃獄中。

左宗棠是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客，駱秉章事事聽信他；後來左宗棠出來治兵，一時的將帥如同曾國藩胡林翼，因爲愛才心切，也都很優容他。左宗棠是一個學問有餘修養不足之人，所以在不知不覺間，養成一種倔強驕矜之氣。固然是當時的戶部官吏，動輒舞文弄法，使人無所措手足；可是左宗棠也有時竟毫不客氣，頂撞上去。例如光緒四年修理蘭州城垣，用過銀兩，左宗棠請照市價報銷（就是實報實銷）；戶部核與定規例價不符，叫他核減。左宗棠大不以爲然，乾脆分文不要政府支出，完全由他養廉銀內劃付，奏摺裏並大發一場牢騷。結果清廷不但未加斥責，反交部從優議敘。

左宗棠好寫字，陝甘中式的新科舉子，都有得到他一副親筆對聯的希望；此外有求他寫字的，也欣然命筆。所以蘭州市上到如今還不少左宗棠的墨跡，不過贗品亦不少。左氏又歡喜自比諸

葛武侯，署名老亮。蘭州左公祠裏有一個臥龍閣，就是這個用意。

總之：左宗棠在西北一般社會中是譽多於毀，這固然由於他善於籠絡士大夫階級，以造成一種輿論，然而他的遠略，對西北也着實有很大的貢獻，就拿黃河鐵橋來說，造因也還是他。

民國成立以後，還因沿着清代的辦法，以重員坐鎮邊陲。民國初元的張廣建，就是北洋軍閥領袖袁世凱的極端親信，張氏在甘肅雖然沒有赫赫的治績，但他曉得與人民休養生息，積極禁種鴉片，撫輯各個民族，使之相安無事，傾向中央，亦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。

蘭州在前清時是府治，到民國後改爲縣，名叫皋蘭縣。民國十八年甘肅省政府又呈准行政院，劃皋蘭縣城郊之一部設蘭州市，但至今還沒有市政機構。蘭州市現有人口十萬人以上，又是國際交通的咽喉，以地位而言，從國際觀瞻方面着想，成立一個完備的市政機關，積極進行市政建設，似乎已不可少。

蘭州的交通：從航空言，東可以達成都重慶，西可以達涼州肅州哈密，每星期皆有班機一次。由哈密到阿拉瑪圖（蘇聯境內），有中蘇合辦之中蘇航空線銜接。蘭州甯夏間原有班機，每星期一次，後來因爲機壞油缺暫時停駛。在我去年十月離開蘭州時，還沒有恢復。蘭州西甯間也因爲機和油不敷分配的關係，還沒有籌劃開班。水路從蘭州到甯夏有木筏牛皮筏。陸路有公路通青海（名甘青路，長二二九公里，起點蘭州，終點西甯），甯夏（名甘甯路，長五五六公里，起點蘭州，終點甯夏），新疆（名甘新路，長二六九三公里，起點蘭州，終點霍爾果斯），陝西（名西蘭

路，長七〇四公里，起點蘭州，終點西安），四川（名甘川路，長一〇八〇公里，起點蘭州，終點成都）。所可惜的，戰時汽油缺乏，公路局汽車極少，旅客擠擁異常，往往等上十朝半月，依然不能上路，有時走到路上，又會因為雨雪或車輛發生故障，在中途一住幾天。至於貨運因為運價的關係，根本就沒法利用汽車。貨運的工具四種：一、鐵輪車，是舊式大車，用騾馬兩隻或三隻拖，每車可載重一噸左右，但是因為車輪容易損壞路面，絕對不許在公路上行走。二、膠輪車，是改良大車，車輪利用汽車舊胎，載重量可增至一噸又四分之一，也用騾馬拖拉；因為車輪不容易損壞路面，允許在公路上行駛。三、騾、驢，騾最健者可負重一百二十公斤；驢可負重六七十公斤。四、駱駝，最健者可負重一百八十公斤，普遍者一百四五十公斤左右。駱駝最大的缺點是不能終年使用，每年間至少要放牧四個月，名叫落場或下場。

蘭州當地的交通工具，還以舊式騾車佔最重要的地位。因為汽車為汽油所限制，祇有少數軍政機關還配得使用。人力車在雨天時候，就寸步難行。蘭州的道路真正壞得可怕，「晴天像香爐，陰天像醬缸」，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比喻。

蘭州的建築，大半數都還是平房，近年來繁盛地段地價飛漲，恐怕不久就有逼得向上發達的趨勢。蘭州房屋建築，除了牆基用磚外，其餘都是用土坯。我曾請教過當地人，是否由於省錢的原故；他說不是，因為土坯沒有潮氣，牆壁可以乾燥。蘭州的人家都還用坑，每一間房裏坑就要佔去三分之二以上的地位。睡坑是北方人普遍的習慣，燒坑照例是用馬糞和煤屑，也有單用馬糞

的，爲的是火勢勻和，並且省錢；不過因爲家家用馬糞燒炕，所以蘭州的冬天，空氣中都不免夾雜着一點「馬勃」味。有人睡的炕，就在夏天，隔上幾天也須生火一次，照當地人說，不如此便有潮濕，睡在上面的人容易得風濕痛。

蘭州的房屋都是平頂，類似南方的平台，而特別堅固，在上面可以走人，可以晒東西。醬園裏的醬缸，有一部份就是放在屋頂上。左右隣舍在屋頂上可以往還。在南方各省很少看見雞犬在房頂上跑，迷信者且以爲不祥之兆，在蘭州則是一件極端尋常的事。

蘭州人民很樸實，飲食也很簡單，從飲食穿着上，很難估得出一個人的身家。東關南關有許多一間兩間舖面極破舊的字號，從外表上看，你絕不會猜到內容有值上幾十萬元的貨物。蘭州的商人，以山西幫陝西幫佔最大勢力，他們都善於經營居積。蘭州最大的商業，要算煙茶，各省馳名的青條煙，就是蘭州有名的特產。青條煙最大的市場是東三省、天津和上海。自九一八事變以後，青條煙的銷路，已經受了一個很嚴重的打擊；八一三抗戰發生以後，交通阻滯，青條煙的銷路更一落千丈。蘭州附郭種菸草者很多，以紅泥溝所產最爲出名。種菸草的地要用水田，並須施肥多次，所以菸草的售價雖高，但是成本也不低。製造水煙的煙坊，在蘭州共有三十餘家，分佈於南關東關新關南梢門外一帶。煙坊兼用男女工人，女工專做抽去菸筋等簡易工作，在那樣工業落後的蘭州，煙業對於當地勞工問題，可算解決了一部份。此外仗着煙業爲生的，還有箱板業，因爲水菸外運全用木箱，每菸一担用箱兩隻，因此箱板業也就應運而生。

茶在一般人，原可算是一種奢侈品，但是在西北，却列爲重要民食之一種。因爲西北的蒙、藏、回民，都以牛羊肉爲日常重要食品。照他們的說法，若非飯後飲茶，便無從消化。清以前各代均設有茶馬司，主持以茶易馬事宜，足見茶對於邊民的需要，由來已久。清代的蘭山道兼管茶馬事宜。左宗棠平定陝甘亂事時，整頓茶政，改訂發給茶票辦法，每三年發票一次，名爲一案。前清時由甘肅藩司，民國以後由甘肅財政廳印發。每票一張，共須納稅三百六十餘元，分兩次繳納，領票時繳稅三分之一強，茶磚製成運甘入官茶庫，出庫時再繳三分之二弱。商人領票後，即可持票到湖南安化益陽採辦原料，每票五千斤，運至陝西涇陽製成茶磚，再運至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處銷售。每案領票數目，祇許增加，不許減少。上年二十一案滿期，連同續發之特字茶票共約三千三百餘票；未來之廿二案，甘肅省政府擬訂爲四千票。自新疆交通恢復以後，茶磚的需要日見增加，因爲來源斷絕，供不應求，茶磚的價格，已由民國二十五年之每塊二元三角，漲至去年秋季之每塊五十元（每塊實重三公斤弱）。倘不及早補救，以公家的力量協助商人採運，影響於西北蒙藏回民日常生活方面，實非淺鮮。

抗戰發生以後，蘭州市內平添了無數發國難財的商人，他們發財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囤積居奇。據一般人估計，在蘭州和蘭州四郊，暗中囤積的日用品，至少可數戰後兩年內蘭州市民的消費。這個估計雖然未必精確，但是囤積的貨物的確有驚人的數量。因爲暴發的富戶太多，所以蘭州原有的美德「儉」，就被拋在九霄雲外。蘭州市上稍爲有名的幾個菜館，每日都是座上客滿，猜拳

鬧酒，這般人簡直不知道什麼是國難當頭，更不知道有前線的弟兄們，正拿着血肉之軀，和無情的砲火去拚命，來保衛我們的祖國！他們所知道的，祇是有了錢就該享樂。反映着這種現象的，是蘭州大多數的平民階級，他們終年間不知肉味，他們所恃以果腹的，祇有夾雜着灰沙的鍋塊。因為營養不足，所以一個個面黃肌瘦。尤其可憐的，是父母本身還不夠溫飽，而生下來的一羣窮孩子，到寒風瑟瑟，雪花亂飛，一般有錢人坐在屋裏生着火爐，穿了重裘，還要嚷冷的時候，他們依舊是沒有褲子，凍得兩條腿和豬肝一般，在風雪中瑟瑟地不住的發抖。

不要說蘭州是內地，這個內地的生活費，却與一般內地不同。在昆明重慶成都，物價尙沒有賽跑一般飛漲的時候，蘭州生活費之高要算國內第一。這理由是蘭州一切的日用品，包括米也在內，都要仰給外來。而甘肅的交通，又是那樣困難。我可以舉一例來說，當蘭州麥價賣十七八元一石時，甘州每石還是四五元左右，可是運到蘭州以後，也就與蘭州市價不相上下，除了運費以外，類似釐金性質的特種消費稅，也是提高物價的一個因素。可惜在抗戰時期，地方財政無法不用這種不合理的稅收來維持，不但甘肅如此，其他各省也莫不如此。

在蘭州文化食糧也同樣感覺缺乏而昂貴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蘭州分店的書架上，陳列的多半都是過時的刊物。正中書局和新生書局比較常有新書和刊物寄到，不過去遲一步，就會使你感覺失望。所好者當地的西北日報和民國日報，篇幅固然不多，消息却還正確靈通，國內外的大事新聞，應有盡有，他們消息的來源，都仰給於中央社的蘭州分社。

蘭州在今日是甘肅的省會，在民國十七甯夏青海尙未分省以前，他是整個大西北發號施令的中心。分省的原因，是由於甘肅一省面積過大，交通又如此的不便，中央想加緊治理西北，所以縮小行政區域，希望比較容易收效。和現在有人提議劃分四川省爲三個行省同一見解。從行政管理上說，這種辦法根本無可訾議，不過從經濟發展上說，這就頗有可以討論的餘地。因爲分省以後，各省爲謀自身的財政可以維持起見，就不得不從稅收上着想；於是甲省的貨物，經過乙省要抽稅，而乙省的貨物，經過甲省也要抽稅，多過一道省界，便加多一層負擔。從進口貨說，貨價增高則購買力低減，從出口貨說，成本加大則銷路阻滯，這都是於經濟發展有莫大影響的。西北生活程度之所以特別高，工商業之所以不能發達，第一個因素是交通不便，第二個因素還是稅的問題。

甘肅爲禹貢雍州之地，向稱腴土，滿清以來，因爲甘肅是受協的省分，所以一般人好用「貧」或「瘠」兩字來形容他，這種看法不能認爲完全正確。甘肅誠然是「貧」，而並不「瘠」；猶之中國也是「貧」而不是「瘠」的一樣。中國有可開發的資源，有轉貧爲富的條件，甘肅也是如此。甘肅的現象，有如乞兒捧着金飯碗去行乞，一旦他明白金飯碗的價值，他立刻可以轉貧爲富，無須再過仰面求人的生活。

甘肅貧窮的原因，說來實在太複雜。我常拿甘肅比中國，甘肅就是中國的雛形，能知道中國爲什麼窮，對於甘肅的窮，也就可以知道過半了。中國的窮由於工業不發達，資源未開發；甘肅



也是如此。中國歷年入超，甘肅也歷年入超。中國受外來資本主義者的壓迫，甘肅也受外來資本主義者的壓迫；所不同者，中國的金錢都流入外國人的錢袋裏，而甘肅的金錢，則都流入外省人的錢袋裏。甘肅省的大商業完全操在山西幫陝西幫商人手裏，他們都有貿易的天才，善於居積，往往白手起家，而又有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，就是「葉落歸根」，他們無論在外省做了多少事業，到年老時，總還是捆載還鄉，還個習慣，流出去甘肅不少的金錢。

還有一個大漏卮，我們不可不曉得的，就是貪官污吏搜刮去的金錢。這筆數目，要累積起來也着實可觀。前清定制，官吏迴避本省；甘肅省的文官，上自總督司道，下至州縣佐雜，少說也有一二百人（不要忘記甘肅那時還包括甯夏青海在內），其中固然不敢說絕對沒有一心爲人民謀幸福的廉吏，但是大多數恐怕還是爲升官發財而做官。「金張掖，銀武威，皋蘭做過做天水」；從當時官場這幾句話裏，就完全可以看出當時在甘肅做官者的心理。而況在太平大亂以前，甘肅的重要官員都是滿缺，當時的滿洲人是著名的貪污，因此逼得他手下的一班官員，也不得不向老百姓壓榨，弄點冰敬炭敬來孝敬上司，好鞏固自己的位置。

甘肅的貿易情形，是歷年入超，而且入超的數目相當的龐大。民國廿一年度輸出總值一四、六二五、九四一圓，輸入總值四六、〇四三、一一一圓，計入超三一、三二七、一七〇圓。廿二年度輸出總值一五、三六七、三七一圓，輸入總值六四、五六七、二二四圓，計入超四九、一九九、八五三圓。兩年間的入超總額，就達八〇、六一七、〇二三圓。然則甘肅怎樣去維持呢？難

道他每年也有一筆鉅大的僑匯來抵補麼？還是有外省人大量來投資呢？都不是。他還有兩宗收入可以平衡入超，但是不見於貿易統計的：第一、甘肅出產金銀，歷年皆有相當數量；其次，已往甘肅的鴉片煙輸出，每年也有相當數量。

要使甘肅省由貧而富，由瘠而腴，根本不是一件難事。因為甘肅省本身已備具了可富可腴的條件。現在所最需要的，就是希望全國上下一致，放棄了已往忽視西北的眼光，竭力去扶植他，幫助他來發展。我們要認清：西北不是西北人的西北，而是整個中國的一部；我們要存一個沒有西北便沒有中國的心理。甘肅省最需要的是交通，我們舉國上下，應該一致督促政府，在最短時間內完成隴海鐵路。甘肅需要開發的資本，我們應該盡量設法，將東南，尤其是上海的游資，運用到西北。甘肅需要建設的人才，我們應該大家回到西北——回到幾千年以前的老家裏，各選所能，各盡所長，去苦幹硬幹。我們還應該存一個心理，我們目前是幫助甘肅人開發，等到甘肅省的人力物力可以承受時，要整個讓歸甘肅人承受，萬不可存一個外省人來征服西北的心理；要是那樣做法，不但不能談到開發西北，首先要引起甘肅人的疑慮，引起甘肅人的反感，事實上不但無益，轉把開發西北的希望，斷送得一乾二淨。

甘肅地面上的出產，和地底下的蘊藏，都異常豐富；果真開發起來，甘肅不但不會如今日這般窮，也許會富可敵國。先舉一樣人人皆知有重大價值的地下蘊藏來說：甘肅的油礦，最近不是已經爲一般人所注意了麼？有的報紙通信上說，甘肅油礦的油量，可供中國一百年的用途。我很

歡喜聽到了油量這樣豐富的好消息，同時我又有點不明白，這裏所說的「可供中國一百年之用」，是拿目前的用油量做標準呢？還是拿將來機動車輛極端發達後的用油量做標準？要是拿目前的用油量做標準，未免太令我們失望；要是拿將來機動車輛極端發達後的用油量做標準，那我急要曉得的，是在一個什麼階段？有多少機動車輛。因為我很想藉此推算我們甘肅的石油家當。

甘肅石油的發現，遠在兩千年以前。漢書郡國志及元和郡縣志皆有記載。周武帝宣政中，突厥圍攻酒泉，就取過石油點火。左宗棠在陝甘時，曾派德國人採取油樣帶往上海化驗，其中油五分，蠟三分，雜質二分（見陶保廉辛卯侍行記）。甘肅產石油的地方，不限於肅州，而以肅州屬玉門所產者為旺。近人游記中。如衡陽謝彬之西北游記，申報陳賡雅之西北視察記中，對於甘肅的石油礦，都曾特別提起國人的注意。不知當日國內的專家，何以祇注意到陝西延長的油礦，而忽視了甘肅玉門的油礦。假使能早十年廿年注意及此，中國抗戰時期的液體燃料問題，決不會像今日這般嚴重。

甘肅金礦分佈甚廣：敦煌、安西、玉門、酒泉等處，統稱之為南山一帶，向以產金著名。永登，莊浪境內，金砂甚富，著名的鎮羌灘金礦，便在永登境內。此外靖遠碧口等處也都產金，雖然產量都並不特別豐富，但是採金的方法太舊，費力多而收穫少，不能鼓起人民對於採金的興趣，也是產量不能增加的一個重大的原因。

煤鐵是發達工業的要素。甘肅產煤的區域很普遍：酒泉、武威、山丹，永登，皋蘭，會寧，

臨洮、天水、靜寧、華亭、崇信以及其他很多的縣，都有可供開採的煤礦。皋蘭阿干鎮的煤質，經蘭州電廠化驗結果，並不在中興煤以下，可惜完全用舊法開採，故出品少而成本鉅。加以運輸不便，雖然由礦山到蘭州，僅有四十華里的路程，竟不免常因運輸問題，使得蘭州市面上鬧煤荒。上海實業家劉鴻生先生去夏到蘭州，他曾願拿出辦華東煤礦的經驗，來替蘭州——西北未來的工業區——解決燃料問題；可惜因為甘肅省政府要保留自辦，所以劉先生的計劃竟無從實現。鐵的產區分佈也很廣：慶陽、兩當、徽縣、成縣、西固、甘谷、天水、會甯、皋蘭等縣，都有鐵礦，不過有的尚未開採。甘肅民間所用的鐵器，多半產於成縣。皋蘭鐵礦在北山一帶，甘肅的礦冶專家趙政卿先生，早有過詳細的調查，最近他預備集資十萬元，從事小規模開採。（趙政卿先生是甘肅人，北京大學畢業後，即赴美研究礦冶，並實習多年，為甘肅留學生中最早的一人，回國後很想致身桑梓，在礦冶方面做一點工作，可是始終沒有機會。由是看來，中國埋沒的人才，實在不在少數。）

銅礦分佈頗廣，但儲量却沒有正確的調查。甘肅民間所用的銅器多於鐵器，足徵西北已往是一個產銅很富的區域。前清光緒三十四年，甘肅當局與比國人訂立合同，購置機器，次年運至古浪縣哈西灘設廠，至宣統二年，復將鑛廠遷至永登縣的窰街，以就窰街之煤。所用的礦砂，則係在樂都的老鴉峽慈利寺藥水泉（樂都自分省後已改隸青海省），及靖遠縣的豬嘴啞叭等處，開採礦山約十餘處，礦苗也比較旺盛。當時每晝夜可鎔鍊礦石二十四萬斤，得淨銅二萬斤，頗有蒸蒸

日上之氣象。停頓的原由，據中國地理新誌，謂由於辛亥革命；而俄人克拉米息夫所著的「中國西北部之經濟狀況」，則說是此礦在昔曾由中國人依歐人之指導經營之，自歐人被辭退，此礦之工作遂停頓。依我所聞，這兩種原因，於銅礦之停頓，均有關係。

甘肅下餘的礦產，還有錳硝鹽等。錳礦在皋蘭北山一帶，硝礦分佈亦廣，俄人克拉米息夫「中國西北部之經濟狀況」，謂其鑛積東西長約三〇〇公里，佔甘肅北部全部，直至黃河爲止。又謂硝量估計約百分之三十五，與智利硝石之最高百分率相當。甘肅省政府現已計劃在兩當縣辦一硝礦。中國火柴原料廠林天驥博士，上年到蘭州時，曾帶回各種硝石樣品，預備加以化驗。縱使甘肅的硝，質量均豐，而創辦一種硝酸廠，恐怕也不是抗戰時期以內，這樣交通運輸情形之下所能做到的事。但是研究計劃，似乎已不可再緩。錳可以鍊鋼，可以製乾電池，所以甘肅省政府也正在計劃開發；不過錳的價值，在國際市場很低，因此也沒有外銷的可能。

大約我是沿海居民的緣故，所以我的心目中，始終盤踞了一個祇有沿海地方，纔可以產鹽的觀念。雖然有時也想到四川山西不都是不沿海的地方麼？而自流井和運城兩個區域，照樣也產鹽。但是絕對不再想到，除了四川山西以外，還有不是沿海而可以產鹽的地方。這次到西北，纔知道甘寧青三省鹽量之豐富，並不在自流井運城以下。要不是西北有這般豐富的鹽池，一向仰給淮鹽潞鹽的豫陝等省，在這抗戰時期來源斷絕的時候，便都有淡食之虞。西北的鹽，不僅供給西北，陝豫兩省的民衆和駐紮黃河南岸保衛疆土的百萬大軍，所吃的也都是西北的鹽。西北鹽務局的

鹽車，不住的翻越六盤山向長安進發，駱駝起場時也成羣結隊的參加工作。西北鹽務局的計劃，是每月運出十萬担，在沒有鐵路運輸的西北，這個數量雖然祇能運到一半，甚至於祇有三分之一，已是一件艱鉅驚人的工作，何況西北僅有的一點交通工具，還不能完全供給這一種用途？甘肅產鹽的地方，是西和、禮縣、漳縣、靖遠、臨夏、民勤、敦煌等縣，每年產量完全要看需要而定。目前最感困難的，仍舊是運輸問題；因為運輸接濟不上，所以仰給西北食鹽的陝豫兩省，有時不免鬧鹽荒，更不免因為供求問題，造成一種空前的鹽價。

要甘肅的礦業發達，應該由中央政府予甘肅以人力財力的協助，從速成立一個甘肅省地質調查所，在最短期間完成一種詳細而可靠的調查工作。然後由中央主管機關，根據調查報告，擬就若干種大小不等的計劃，由國內實業家和海外的華僑，各視其財力和興趣，選定一種，從事投資。這裏所最需要的，是甘肅省政府的協助，同地方人士之同情。祇要有一部份成功，繼續投資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一件事。

無論是坐飛機或者走公路到蘭州，都會使一個人感覺到甘肅地方太缺少林木。這是一面濫行採伐，一面不知繼續培植的結果。因為甘肅到處童山濯濯，所以平日氣候乾旱，每逢大雨之後，山洪暴發，往往釀成極大的災害。山間的道路名叫沙溝，在平日是絕好的車馬通行大道，能兩三輛車並行，可是當夏天暴雨驟至的時候，沙溝中轉眼間能水深一兩丈，並且來勢洶湧，躲無可躲，避無可避，勢非連人帶車馬一齊漂去淹沒不可。西北的行旅，因此斷送性命的每年間着實不在

少數。因此行旅者都得了一種經驗：就是在夏天暴雨將臨的時候，盡可能的離開沙溝。

然則甘肅是否絕對沒有森林呢？也不。甘肅與四川接壤的地方，有很大的原始森林，綿連不斷，可是都在藏民區域內，因爲人跡少到，交通不便，所以還能保持到如今。康樂附近的蓮花山地帶，終年氣候潤濕，就是有森林的原因。河西一帶，也還有殘餘的森林，但是目前仍舊是無計劃的濫行採伐，這真是甘肅莫大的隱患，其嚴重性可說是比什麼問題都大。近年以來，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將軍，對於造林極爲注意，在青海境內造林已有相當的成績。希望甘肅的建設當局，在這百廢待舉之際，特別將造林列爲要政之一，首先舉辦，不但可以調節雨澤，並且可以幫助甘肅未來的建設。戰後甘肅決不像從前永遠在沉睡的狀態下，難道所需要的木材，無論鉅細都老遠的用火車運來？那未免太不經濟。

甘肅是中國天然的牧場，可是畜牧的成績並不過佳。就拿固原一處來說，在民國九年甘肅大地震以前，固原羊羣有一、三〇〇、〇〇〇頭、到現在祇剩下三〇〇、〇〇〇頭。地震時的死亡，和近年來的天災人禍，消滅了固原羊羣的四分之三以上。其他地方雖然沒有同樣數字的減少，但是因爲政治上的紛亂、和傳染病的流行，各地羊羣均有日見衰落的現象。至如驃馬，甘肅省雖然說是著名產地，也祇能說是品種較佳，至於數量和需要，就相差甚遠。八一三戰事發生以後，各部隊紛紛到甘肅採購驃馬，就立刻引起價格飛騰。牛在甘肅根本就沒有好種。駱駝在甘肅是一種重要的運輸工具，他的孳生雖然甚繁，可是死亡率也很高，據一般研究獸醫者說，恐怕是由於

營養不足，但也不敢斷定；要不從速想法補救，遲早終成問題。目前最急要的辦法，是如何減低西北一切牲畜的死亡率，等到這一點做到相當成效，然後纔配再談到增加生產。減少死亡率的有  
效辦法，要預防傳染病的流行。關於這一點，中央政府也早經見到，在多少年前業已在蘭州成立  
了一個西北防疫處，專門從事研究牲畜病害和防止問題；祇可惜經費有限，成效甚微。方今政府  
對於開發邊疆，業已列為重要國策之一；而西北畜牧問題，又關係西北整個民生問題甚大。正可  
利用這個原有機構，加以強化，作為開發西北的急先鋒。

講到羊羣，要減低死亡率，還不是單獨防止傳染病就能做到，畜牧方面同時也要特別加以研  
究。甘肅一省出產的羔皮，是生下不滿一月的小羊皮。以山羊綿羊合計，每年約在一百萬張左右  
。假使這將近百萬的羔羊都能長成，而內中十分之六是綿羊，以每頭每年產毛三市斤計算，每年  
豈不可以增加將近兩萬市担左右的羊毛？我嘗研究甘肅者整個西北羔羊死亡率特別高的原因，  
得到下面一個結論，但是最奇怪的，是絕對與傳染病無關。在未說穿以前，也許有人覺得決計不  
會有這件事。

西北羊羣交配的時期，是在夏末秋初，那麼羔羊墜地的時候，豈不正在冬季？冬季在西北很  
冷，十月以後便不斷下雪，所有的牧草，都深埋在雪底下，母羊吃不飽，當然沒有充足的乳汁給  
羔羊吮啞。牧戶深恐怕將母羊拖倒，而羔羊仍舊不能長成，不如趁早將羔羊屠宰，還可以保全老  
羊一條生命；也有因母乳不足，雖然牧戶並沒有意屠宰，而自行倒斃的，這就是羔羊死亡率特別



高一個大原因；也有因冬季氣候特別冷，生下來就凍死的，那是例外。要談補救，也並不是絕對沒有辦法。要養成牧民積聚飼料的習慣，使得羊羣在冬天大雪之後，也還可以得到正常分量的飼料，同時也不至因為尋食雪層底下潮濕的草根，以致於釀成疾病（據說羊羣因此得病的很多）。這件事全有賴於國內畜牧專家，肯犧牲一切，深入牧民中間，一戶一戶去宣傳指導。祇要牧民對於牧場能有有計劃的支配，留下一部份專供割草，儲作冬季飼料的用途，在目前西北牧場多於羊羣需要情形之下，根本不成問題。就是將來要擴充羊羣，也應該首先顧到此點；否則一冬天的營養不足，着實足以影響到羊羣的健康，和間接影響到羊毛的品質及產量。我個人對於畜牧根本沒有經驗，這不過是根據常識而想到的一點意見。

西北的綿羊，每頭每年產毛平均三市斤。比較美利奴羊的羊毛產量，祇到十分之一；比較山西改良種的羊毛產量，祇到五分之一；真有大大改良之餘地。我曾經請教許多國內專家的意見，覺得與其拿外國種來改良，金錢時間耗費均多，而不易收效，轉不如就拿本國優種先來改良。近年來中蘇易貨，中國西北部的羊毛，幾乎全部運銷蘇聯，因此蘇聯派有專家常駐在蘭州驗貨。他們對於青海寧夏甘肅的羊毛，都有很好的批評，就可惜我們的羊毛品質太不一律，並且對於分級工作根本未做，所以對於羊毛的價值也減低了不少。全國經濟委員會在西北曾有過改進羊毛的大計劃，後來因為戰事發生，就此停頓。最近農林部與貿易委員會合作在蘭州設立促進羊毛生產機關，以留美畜牧專家顧謙吉君主持其事，顧君曾三次到過西北，地方情形既極熟悉，人事方面也

很融洽，經費更不成問題，希望顧君能利用這番機會，爲改良西北羊毛與增進羊毛生產方面，放一異彩。

西北雖然是中國羊毛的大宗產地（西北羊毛產量，言人人殊。以我個人的估計，每年不過一千六百萬關斤；青海省約佔一半，其餘一半，甘肅省約佔五分之三，寧夏省約佔五分之一。綏遠省每年產量約二百萬關斤，不包括在內。）但是毛紡織工業並不發達。家庭手工業比較發達的地方，是秦安縣，秦安出產的羊毛襪子，不但在甘肅很有名，就是在西北各省也都有名。「襪子」是等於毛嗶嘰一類的毛織品，現在流行的有寬窄兩種；窄的寬度不過等於土布，而寬的則有窄的的兩倍，顏色以藏青的最爲普遍。因爲手工織造的原故，多少有點不勻淨，而顏色容易脫落，也是不大受人歡迎的一個原因。照當地人說，秦安的襪子，一天比一天退化；其理由是外國毛織品侵入內地以後，人民都捨此就彼，就日見衰落，日見退步。據此看來，實與南京的綢緞同一命運。自從抗戰發生以後，外國毛織品進口少而價格貴，正是襪子復興的極好機會，可惜竟沒有人注意及此。

因爲西北出產羊毛，所以新疆和寧夏都出很著名的地毯，不但圖案使人可愛，就是染工也好。近年來甘肅方面也注意到地毯的生產：蘭州省立工業專門學校，和私人辦的濟生工廠，都有在蘭州織成的地毯出售，工業學校的圖案尤佳，定貨應接不暇；平涼有仿織寧夏地毯出售，也很受各方歡迎。

用羊毛編織的，在蘭州有濟生工廠，是袁君鼎三個人所經營，近年因爲空襲的關係，已遷到洮州（即臨潭），袁君是一個基督教徒，有一般基督教徒爲社會服務的精神，能耐勞，肯吃苦，濟生工廠的前途，正未可限量。

左宗棠在陝甘總督任內，看到西北羊毛產量很豐富，應該自己設法利用；同時對於西北的財政，他承認是「流已無可節，而源尙可開」。於是令他的親信胡光墉，在上海向德商泰來洋行接洽訂購織呢機器，成立織呢局，這是前清光緒三年冬天的事。等到機器到達蘭州，已在光緒五年，開工更在六年冬季。織呢局的開辦費，一共是湘平銀三十萬二千一百十二兩。分析開來，是機器購置費包括進口關稅共用湘平銀十一萬八千三十二兩；由德國運上海，由上海運湖北，由湖北再運到蘭州，運費保險費共用去湘平銀七萬二千九百七十五兩餘；建造廠屋，購置器具，以及開辦時期的華洋員工薪餉，共用湘平銀十一萬三百〇五兩餘。不過機器購置費裏，還包括了左宗棠同時想辦水利用的開井掘河機器，究竟這兩種機器，佔織呢局機器購置費中之若干成，因爲左宗棠在報銷案內並未提明，到現在更無從代爲分析。

毛織品以英國貨最出名，毛紡織工業亦以英國的歷史最爲悠久，而左宗棠當日偏向毛紡織工業新進之德國，訂購機器，大約是他的親信胡光墉，習與德商往來，所以遇事就倚賴德商。同時西北地方極冷極苦，而德國特別富有吃苦耐勞的精神，所以左宗棠捨棄了有歷史性的英國毛織機器，而採用新興的德國毛織機器。

前清末造，官辦的實業如雨後春筍，當時統稱之爲洋務。可是結果都逃不出一個公例，就是「其興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」縱使不至完全銷聲匿迹，也免不了「一敗塗地」。有張之洞的漢冶萍，李鴻章的招商局，便不能沒有左宗棠的織呢局，來作陪襯。織呢局開工於光緒六年冬季，不到三年，這個甫能扶床行走覓棗呼梨的小兒，便歸夭折，空辜負左宗棠希望他長成的一片熱心。（光緒七年正月，左宗棠在北京寓書楊昌濬，詢問織呢局工作情形曰：「織呢局現有成效可觀否？十年業履，至今猶魂夢難忘！」）

織呢局的變遷很多，現在把他的歷史詳細記載於後，恐怕讀者都不免有滄桑之感吧。織呢局的設立，創議於光緒三年冬。及機器購運到蘭，已在五年冬，到六年冬纔開工，至九年即改爲洋礮局，至卅三年又改爲織呢局。民國元年由官商集資合辦，更名爲甘肅織呢公司。四年又復停止。十五年改名爲織呢廠，重行開辦，未久又停辦。廿三年甘肅建設廳籌備恢復，未成事實，後爲軍政部改爲製呢分廠，實際上出品祇軍用毛毯，並且產量也很少。廿八年冬季日機襲蘭州，機器大部被燬，復迫得停工。

中國一般官辦實業失敗的原因：第一、祇籌集到買機器造廠屋的經費，而不顧到流動的資金，以致無法週轉；第二，以做官的方法來辦理實業，換一句話說「利則歸己，害則歸公」；第三、所請到的外國技師，不過工頭之流，論經驗固有餘，講學識則不足。偶然碰到一個困難，或他尙未經過的意外問題，便至手足無措；第四、在上者雖有發展實業借材異域的決心，在下者仍不

免存了一個尊夏攘夷藐視外人之心理，以致華員洋員之間，意見扞格，無形中就誤了許多大事。織呢局的失敗，除了一般情形之外，還有幾個特殊原因：其一是羊毛中夾雜雜質太多，須用人工選擇，以致羊毛成本加鉅；其次是織呢局所用的水，量既嫌不足，質亦嫌不佳。最大的原因，還是出品既不及洋貨好，價值又比洋貨高，在當地是無此銷路，到大都市又難與洋貨競爭。同時左宗棠離開西北，繼任者誰還愛管這種閒事？說不定還存心嫉妬，希望織呢局越早失敗越好。有此種種原因，而左宗棠苦心經營艱難締造的蘭州織呢局，便不免於曇花一現。

蘭州織呢局，在西北固然是創舉，在全中國也可以算是創舉，要是當時的人，都能以左宗棠之心爲心，在朝在野，一致愛護，一致推進，同時並注意到原料——羊毛——的增產，到現在經過數十年的不斷改良，說不定中國的毛織品，在國際市場上也可以佔到一個地位。我現在可以舉出一個强有力的證據，證明中國的羊毛，除了做地毯以外，也還合於紡織用途。八一三抗戰以前，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派畜牧專家顧謙吉君陪同英國專家某君，到西北考察畜牧事業，順便採集了一些羊毛樣品，帶到英國，去試行紡織；等到抗戰第三年——一九三九年——冬季，居然在中國陪都——重慶——，看到用純粹西北羊毛織成的各色各樣毛織品。祇可惜數量太少，不能普及到社會上去，所以這件事始終祇有極少數人知道。

西北的羊毛貿易，在抗戰以前多少年來，完全操縱在洋商手中。天津各洋行買辦的勢力，分佈到西北的每一個角落裏。他們不但經營羊毛，一切畜產品都在他們壟斷之列，仗着雄厚的資本

，和豐富的經驗，沒有一個華商堪和他們競爭，眼看着偌大的利益，都給外國人賺去。要不是七七抗戰發生，這種局面到如今也恐怕還難打破。

現在的情形完全改觀了！天津洋行的莊客，一個個從西北撤退，這並不是我們的政府不友誼，來驅逐他們，而是戰時環境逼得他們不得不走。我們都曉得西北的羊毛，甚至一切出口物品，從前運到天津，是從水路先到包頭，再由包頭上火車，（平綏鐵路、北甯鐵路）轉往天津。從蘆溝橋戰事發生以後，這條路根本斷絕，所有西北原來由天津出口的外銷物資，一概都不能再出去。洋商看見無生意可做，而又不願意白白的賠貼花銷，於是將各處所設的莊客都撤銷。抗戰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犧牲，但是因此也收回了不少權利。就拿西北對外貿易而言，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轉機。我們怎樣把握住這種好機會，並且利用這抗戰時期樹立下一個好的基礎？是主持對外貿易者一個很大的責任。

當戰事發生，西北和天津交通斷絕以後，向來仰仗畜產品，換取金錢，以資生活的西北牧民，曾受過一度極嚴重的經濟壓迫。價格低落還是小事，根本就沒有銷路。一時公私經濟都有陷於崩潰的趨勢。因為皮毛通過稅和出口稅，佔了地方收入上的一個重大部份，並且因為皮毛滯銷，地方購買力降落，也影響了輸入品的稅收。甘肅省政府為救濟民生和解決本身財政問題起見，要求中央貿易調整委員會在蘭州設立西北辦事處，收購甘肅的羊毛，以中央八成地方二成的定例，分任收購資金。甘肅省政府所担任的是國幣二十萬元，二十七年三月間開始工作。成立不久，中

央對蘇聯易貨合約成立，需要大量的畜產品，甘肅省政府以其與原來成立時性質不同，就退出由中央自辦。於是收購的範圍，就擴充到一般畜產品，而收購的區域，也不限於甘肅一省。這三年中間，貿易委員會在西北用於收購物資和運輸上的金錢，不在數千萬元以下，一方面完成了以貨易貨的使命，一方也使地方經濟復活。並且因爲大部份貨品都須經過蘭州再行起運，便造成蘭州在抗戰時期意外的繁榮。

西北羊毛的品質，從大體上說，要算青海出產的最受蘇聯方面歡迎。我曾有機會和蘇聯專家研究到蘇聯羊毛改進的情形，他說蘇聯改良羊毛，是下過一番很大決心，並費去很多金錢的。在某一個區域內，祇有某一種羊，所以出產的羊毛，都歸一律。萬一有疾病發生，立刻用隔離的方法，來防止傳染擴大，如果認爲需要全部屠宰時，也在所不惜。毛織廠是就產地而設立的，譬如甲地所產的羊毛可織成細呢，便將細呢廠設於甲地，拿廠來就原料，和拿原料來就廠，其經濟與不經濟，相差是不可以道里計的。蘇聯承帝俄之後，在短短二十餘年間，一躍而爲世界有數的強國，決不是偶然和倖成功的。羨慕和嫉忌蘇俄的人們，應該都平心靜氣，對於蘇聯在短期內致強的原因，深切的加以研究，不可一味瞎恭維或者不斷的咀咒。

從前很多在上海的華商麵廠，喜歡用美麥或澳洲小麥，很多的華商紗廠，喜歡用美棉；難道他們都不知道愛國，不曉得節省外匯麼？原因是外麥外棉品質一律，而華麥華棉品質過於參差。西北的羊毛，也有同樣情形。不但此省和彼省的羊毛不能一律，甚至一個地方的羊毛，也不能一

律。所以「羊毛標準化」，要列爲改良羊毛問題中的初步工作。其次羊毛中攪沙攪雜質，也是影響西北羊毛在國際市場上地位和價格一個重大原因，同樣應該急切糾正。我個人曾經做過一個小試驗工作：西寧羊毛經冷水洗後，平均約去沙土雜質百分之四十弱；寧夏羊毛或須超過此數。用現在這般高的運費，去運送挾有將近半數坭沙的羊毛，到迢迢的外國，這是多麼不經濟和多麼不合理的辦法！聽說貿易委員會已與中國毛紡織公司約定，在蘭州合辦一個洗毛廠，我們都眼巴巴的望他成功。

西北的畜產品，除了羊毛是大宗以外，羊皮、牛皮、駝毛、山羊絨以及羊腸、牛羊骨也都有大量出產。羊皮中可分爲綿羊皮和山羊皮兩種，而綿羊皮中又有老羊皮和羔皮之分。西北的老羊皮都供內銷用途，因爲西北的氣候變化靡常，同時棉布皆貴，所以一件沒面羊裘，竟成爲西北勞動者，尤其是上長途的人們，無冬無夏的恩物，白天可做大衣穿，夜間可當作被蓋，雨天還可代替雨衣，和狂風暴雨相抵抗。在已往物價低廉的時候，一件沒面羊裘的代價，不過是四五元，到現在雖然是已經賣到二十餘元的高價，但是那一種東西不貴上十倍八倍？拿一件沒面羊裘和一件布面棉大衣比較，結果還是沒面羊裘便宜得多，而且耐久。老羊皮中有名「番皮」的，產於藏民區域，張大毛厚，最受人歡迎。

羔皮的情形，和老羊皮恰巧相反，他主要的用途是外銷，在國內很少需要。羔皮外銷的標準，是毛短，皮板有韌性，無刀傷。西北羔皮唯一缺點，是皮板太脆，經不起一扯就破，因此而被



淘汰的，最高時竟達百分之三十以上。原因是牧民不知晒製的方法，將剝下的生皮，放在烈日下，甚至攤在沙地上曝曬，一不經心，皮板就因晒得過度而發脆。西北羔皮出口量，在抗戰後的最  
高紀錄是一九三八—一九三九年之五十餘萬張。還有從流產羔羊身上剝下的皮張，叫作胎羔皮，  
也是外銷貨品之一種，價格較羔皮高上四五倍，因為大利所在，竟有人用手術取下胎羔，剝皮出  
售，這種殘忍行爲，不但斷送胎羔生命，並且影響母羊健康，有時連她也不免犧牲生命。實業部爲  
維護羊羣繁殖起見，曾下令嚴屬禁止，結果是禁令雖嚴，違法剝取者仍不在少。要不是歐美婦女肯放  
棄這種時裝的話，根本沒方法制止這種不人道的行爲。

山羊皮完全是外銷品。山羊皮中的羔皮，俗稱猾皮，以毛短而鬚曲者爲上，是供給歐美婦女  
製大衣用的，價格比細毛便宜，而光彩也還不差。山羊皮則係供製革用途，國內山羊皮，以四川  
所產者爲上品，西北山羊皮，祇不過是三等貨，最大的毛病，還是皮板太脆，一扯即破，不很受  
製革者的歡迎。其次油斑刀傷也各佔相當成分。以上各點，影響於西北山羊皮的銷路很大，主管  
機關應該編製淺說，並派員深入民間，家喻戶曉，纔有改良和挽救的希望。

羊腸可說是西北唯一的產品，從前都銷往美國，有天津美商洋行派人到西北設莊收購，用途  
係輸往歐美，作灌腸之用。豬腸外銷的標準，係愈細愈貴，而羊腸則恰得其反。西北羊腸以產自  
番地者爲最佳，每年產量可達五六十萬根。

駝毛山羊絨質地都比羊毛柔細，而產量又少，所以價值都在羊毛兩倍三倍以上。駝毛以產自

養駝者爲佳。（不馱儼專供繁殖用的名叫養駝），駝毛的產量，每駝每年至多五斤。山羊絨有紫白兩種，品質上無大差別。山羊絨內雜質甚多，挑選時頗費人工，假使能在梳毛時多加注意，可爲後來省去不少功夫。蘇聯專家對於這一點，曾經提供我們特別注意。

西北的牛皮，在外銷上根本沒有什麼地位。第一是品質太差，第二是產量有限。所以當地的牛皮，幾乎全部供給當地製革用途。甘肅建設廳在蘭州有一個製革工廠，規模雖小，成績倒還不差，出品的東西，很受一般人歡迎，尤其是皮鞋，大有供不應求的情形。上年有一位在德國專攻製革後回甘的蒲敏功君，是甘肅本省人，甘肅省政府曾派到甘肅各地調查攷察製革情形，預備設廠大規模製造，在我離開蘭州的時候，這件事還沒有具體化。聽說所顧慮的，還有製革化學原料供給問題。

甘肅的牛羊骨，因爲當地人不知道利用，所以委棄得遍地皆是，有些鄉下人拿他來壘砌牆頭，來代替磚頭或土坯，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！上年劉鴻生先生到蘭州，我向他建議，在蘭州創設一個火柴原料廠，首先利用西北的獸骨來製燐，同時研究製造肥田粉方法，以補救西北廐肥的不足。劉先生頗爲贊同，祇是到如今還沒有實現，大約是因爲中國毛紡織公司的機器輸入太困難，使劉先生有此前車之鑒。所以對於在西北設廠的一件事，不得不格外慎重考慮。

還很容易爲研究西北者所忽視，而實際頗有提倡價值和發展希望的一種畜產品，那就是酥油（butter）。甘肅的拉卜楞臨潭，青海的貴德，凡是藏民聚族而居的地方，都盛產酥油。他們自己

消費不了許多，但是製造又不得法，不特帶着很重的羶氣，還不免混雜一些牛毛在中間。因此除了藏民本身以外，竟很少有人領教。於是這樣富有維他命的食品，竟消耗於佞佛之用，各廟裏大大小小的海燈，每年間吸食的酥油，累積起來，着實可觀。有些肥皂工廠也採用酥油作原料，真正不免過於浪費物力。要是有人肯設廠提煉，並加入防腐劑，用罐頭裝至各大都市銷售，無疑地可抵制一部份澳洲的舶來品。

西北的牛毛價格很低，在當地祇供藏民織補帳幕之用，在拉卜楞羊毛市場中，因為羊毛是論捆出售，不許拆看，所以就有許多不講商業道德和信用的藏民，將牛毛夾在羊毛捆中出售。這種愚昧的行爲，誠然可恨，然而實在也由於牛毛太無出路。現在甘肅的油礦已大量出產瀝青油，若是在西北製造牛毛氈，便可化無用爲有用。不知道中國的實業家，肯下點工夫對這問題加以研究否？

總而言之：西北是中國天然牧場，甘肅是這個天然牧場中的一部，要增加甘肅人民的財富，並且要高速度的增加甘肅人民的財富，莫過於從畜牧方面着手。目前政府方面既在蘭州成立防疫機關，又在蘭州成立羊毛改進機關；人民方面，正可利用這個機會，要求政府機關，指導改良的方法，同時虛心接受。更希望政府機關，能以和平誠懇的態度，和百折不撓的精神，幫助人民來解決關於畜牧的一切問題。而第一步先要取得人民的信仰和諒解，那第二步纔能談到改進；否則用力雖多，成績恐怕難有表現，不免又像已往西北之改良畜牧事業，豈不可惜。

棉花雖係熱帶植物，但較寒地帶，也非絕對不能生長。甘肅產棉的區域，據建設廳調查，共有徽縣、正寧、天水、成縣、高台、敦煌、武都、文縣、靖遠、皋蘭、兩當、武山等十二縣。但據另一方面調查，則河西之臨澤、金塔、鼎新、酒泉等縣，亦皆出產棉花。二十八年夏季，中央大學農學院派助教俞啓葆君至河西一帶調查棉作情形，據他表示，河西可擴充棉田五萬畝，並且提出自紡自織，以解決外銷物資包裝材料的問題。他又說河西一帶棉種的特點，爲適宜於氣候較寒區域的種植，他曾採集此項棉種，寄至甯夏試種，以期併力解決西北衣着問題。按甘肅進口貨物，棉布兩項均佔大宗，民國廿一年份甘肅輸入貨物總值四千六百餘萬元，以洋布之三百十四萬八千餘元佔第一位，而棉布二項總值竟超過輸入總額十分之一以上，而達四百九十九萬四千餘元。民國二十二年份輸入總值六千四百五十六萬七千餘元，仍以洋布之四百七十一萬餘元佔第一位，而棉布兩項則竟達七百十五萬餘元，仍超過輸入總值十分之一以上（見蘭州之工商業與金融）。欲挽救甘肅入超問題，首先要解決甘肅植棉問題。甘肅自禁種鴉片以後，騰出原來種煙之地很多，如果全數改種穀類，也不免有穀賤傷農之虞。而布疋則感覺對於甘肅人民異常需要，假使不是提倡裸體運動的話，植棉一舉，似應由地方政府特別獎勵提倡。同時對於紡織手工業，也應積極鼓勵，在本省棉產尙不敷供應的時候，也不妨由政府向隣省陝西採購大批棉花，照本發售，來養成這種家庭工業。

還有一種纖維工業，在甘肅頗有發展希望的，是麻紡織。甘肅岷縣、華亭、西和、武威、榆

中、臨洮，還有很多其他縣分都產麻。在岷縣已有手工織成的麻布，供給當地人民做衣料。甘肅纖維質比較贛產質色皆佳，僅長度稍遜（陳賡雅西北視察記）。所可惜的，甘肅或者也可以說是整個西北，對於麻的用途，除了大麻以外，注意的不在纖維，而在種子。西北日常所用的清油，就是亞麻子做的。亞麻有紅白之分，但在榨油方面並沒有多大區別。青海所產的亞麻，較甘肅尤多，所以大宗清油的產地是青海。蘭州十萬以上人口所吃的清油，都是用牛皮袋從青海運來的。中英庚款董事會英人 Taylor 君對於提倡植麻極為熱心，他曾帶了蘇格蘭的亞麻種，交給甘肅省農業改進所試種，結果成績甚佳。甘肅的大麻可供織麻袋用途，目前西北的羊毛，皮張運到蘇聯，西北的食鹽運到陝豫，都用布袋，既佔去一大部份人民的衣料，同時也容易破損；要有人提倡織粗麻布來做包裝材料，銷路是絕對不成問題。等到耕田面積擴充，食糧產量增加，隴海鐵路完成，運輸便利，運價減低，甘肅省能以剩餘的糧粟輸出時，麻袋的需要還要隨着時代大大的增加。

甘肅在目前所最感缺乏，而應首先解決的，是衣着問題。肅州的婦女，有至十八九歲而尙無褲子穿的，其餘各地，十歲以下兒童，下身裸露，已成常事。這固然由於地方窮苦，也由於布疋完全係輸入品，價格特別貴，所以弄到穿衣服竟成爲有產階級方能享有的權利。假使能盡量增加羊毛棉麻的產量，使價格因產量增加而減低，同時對於棉麻羊毛紡織一般注重由手工紡織而演進到機器紡織，使製造成本也減到最低限度，如此積極推進，甘肅衣着問題，或不難有解決的一天。

藥材在甘肅輸出品中，着實佔有相當位置。民國廿一年份甘肅省輸出總額一四、六二五、九

四一圓，藥材佔四、八二〇、四二六圓，幾達輸出總額三分之一。民國廿二年份甘肅省輸出總額一五、三六七、三七一圓，藥材竟以六、〇五三、一九五圓，在輸出總額中佔三分之一以上。甘肅出口的藥材，最大宗的要算當歸，其次則甘草、大黃、秦艽也都佔相當數量。前三者在國藥中用途固然很廣，可是同時也是重要外銷貨品。後者則祇能在國內銷售。甘肅的麝香，出產在臨潭、拉卜楞、河西等處，產量雖不很多，價值却相當大，品質也相當好。國藥外科丸散內需要甚多，銷往外國者則爲製香水的原料。隴南一帶接近四川地方，如文縣、武都、西固等處，也出有銀耳和蟲草等物，但是在輸出藥品中，不佔何種重要地位。

甘肅有這樣豐富的藥材，不知道利用，不知道提煉後再行輸出，致使一部份價值，都消耗在運費上。這是多麼不經濟的一回事！提煉當歸和大黃，雖然還沒有人做過，可是用甘草熬膏，運銷外國，芬蘭的商人維利俄斯就曾做過，並獲巨利。國內的實業家，何妨將眼光移轉到這一方面上去。中國銀行已經投資在蘭州成立了一個製藥廠，可說是化學工業在西北的先河。

甘肅的農產品，以小麥爲大宗，在鴉片尙未禁絕以前，間有民食不敷的情形，到現在已往種罌粟的地畝，都改種小麥及雜糧，所以甘肅未來的問題，倒不在如何解決民食之不足，而在如何解決民食之過剩。因爲民食不足，固然可以造成社會上的騷動，而糧食過剩，也足以引起農村經濟的恐慌。甘肅的氣候高燥，糧食原該可以保藏，甘肅常常大旱，往往釀成普荒現象，原應該有一種積穀防荒的辦法。可是這辦法不能普及於全甘肅省，隴南一帶，倉庫害虫很普遍，倉穀不易

存儲，存倉的小麥不上一年，便都被麥蛾食盡，僅餘留外面一層空皮。所以要解決糧食過剩問題，應該恢 以往積穀辦法，由地方政府普設常平倉，在豐年穀價低落的時候，由政府大量購儲以調節糧價，待至糧價上升時，就得停止收購。等到青黃不接糧價高昂時，須放一出部份來平衡市價，不過在設置常平倉以前，須首先解決倉庫害虫問題。

方今各方面都注意到甘肅的水利問題，假使甘肅境內應該舉辦的水利，都舉辦到相當的程度，同時對於深耕方法也知道講求，那麼甘肅的糧食過剩問題，豈不愈加嚴重，決非設立常平倉就能解決麼？但是，這決不值得我們過於憂慮。因為到那時隴海鐵路業經完成，過剩的食糧，運銷絕對不會再成問題，假使外省糧價過低的話，也可以用作製造酒精原料，雖然用穀類製酒精，不是一個很經濟的辦法，但是為要利用過剩糧食而拿他來作原料，其情形便不相同了。

甘肅的工業，萌芽於前清光緒初年，在蘭州織呢局以前，先有製造局，也是左文襄創辦的。製造局能自己製造兵器，左宗棠攻打肅州的開花砲，便是蘭州製造局的出品。俄國武官索思諾福齊曾參觀和試驗過蘭州製造局出品的武器，也嘖嘖稱賞。製造局的機器，也是左宗棠向德國買的，因為左宗棠相信德國人，所以在左宗棠時代，西北的每一件工業建設，都不能與德國人無關。甚至左宗棠死後，繼任他的，還本着這個一貫政策；宣統元年升允建造黃河鐵橋，仍與德國訂約，這是一個好例子。左宗棠為什麼這樣相信德國人呢？第一、西北是一個邊遠窮苦的省份，地方建設還沒有多大的資力，其他歐美行商，都不願老遠的來，貪圖這點不值一顧的生意；而德國

商人呢，在東南既不能與英美人競爭，便不得不另闢蹊徑。第二、左宗棠生成湖南人伉爽的性格，德國人也生成日耳曼民族伉爽的性格，雙方接洽，易於投機。第三、宗教方面，德國人在西北已有相當勢力；我們曉得凡是某一國牧師所到的地方，就是某一國經濟勢力隨着到達的地方，這是俾斯麥、威廉第二所定的國策，德國商人秉承這種國策，來西北做生意，當然有許多遷就的去處。恰好左宗棠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物，正好投其所好。這是我個人一點觀察，是非還待研究。假使當時的左宗棠，能以利用德國機器的心理，更進一步而利用德國資本，同時在朝的一般衰衰諸公，少唱似是而非的高調，則西北工業發展的情形，決不是今日一般人所可想像。我們試一檢討英、德、蘇聯、日本以及其他工業國家發達的過程，有那一國當初不是利用外資的？利用外資從事於生產用途，決不是飲鴆止渴；獨可惜左宗棠當日有勇氣借外債來抵補西北的軍政費，而沒有眼光利用外資來開發西北的實業。

中國的整個工業，也是萌芽於光緒初年，要是當時政府當局和國內一般實業家，都能放大眼光，不貪近利，不圖近功，能夠早日在西北大陸上，佈成工業網，何至於像今日戰事稍有轉移，便會將整個一點工業基礎，淪落於敵人掌握之中？更何至於在這般軍事倥傯，運輸困難之際，在後方要忙着運機器，造廠房，和憂慮到生產不敷供給需要的一般問題？

「般憂啓聖，多難興邦。」這兩句話的確是千古顛撲不破的名言。在九一八以前，談開發邊疆問題的，祇知道有東北，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西北。九一八以後，東北不是我們的力量所得而開



發，於是大家的口號，一變而改爲開發西北。「開發西北」口號的時髦，在當時有過於巴黎的時髦。但是口號自口號，事實自事實，一直到蘆溝橋事變，八一三淞滬戰事發生以前，那些嘴裏高唱開發西北的名流，除開戴季陶宋子文兩位先生以外，誰也沒有看見西北的片影。抗戰發生以後，古老的蘭州城，也隨着時髦的口號而時髦起來了。在那裏可以得到內地已往所不能得到的享受，中國旅行社蘭州招待所的鋼絲床，代替了隴海旅社以及其他舊式旅館的土炕和硬板鋪。陶樂春的四川菜，中央菜社的揚鎮麵點，代替了名勝園忠信園一類材料雖然極端豐富，但是不合於外路人口味的蘭州式滿漢全席。於是一般很願意做一點時髦事業，而同時又顧慮到個人享受的西北開發者，便都不遠千里而來到蘭州。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，和西北公路局的汽車，一批批帶來這般時髦人物。祇可惜到如今爲止，到西北計劃開發的雖不少，而真正能說到做到的，還祇有資源委員會錢乙藜先生一人。這種情形，所給予蘭州以及整個西北人的不良印象太大。在他們看起來，你們高談開發西北不過如此，你們也祇是能說不能行的一班傢伙。到後來再有人真正想開發西北時，恐怕很難再得到西北人的信任和贊助。所以敢希望真正有志開發西北的，不要說，祇要做。千萬不可口裏是天花亂墜，結果是空中樓閣，不但是害了自己，並替後來的人也斷了去路！

蘭州在今日已成爲了西北的金融中心，四大國家銀行：中央、農民在抗戰以前便已到蘭州設立分行，中國、交通也接踵而至，向來不爲人重視的甘肅地方金融機關，甘肅省平市官錢局，已於前年六月間蛻化爲甘肅省銀行，一個依法組織有資本五百萬元的正式銀行；他和一般地方

銀行一樣，向中央取得發行權，發行了有限制的輔幣券。在省會尤其在外縣，都很受人民的歡迎。他幫助甘肅省政府推行輔助農工商礦發展的決議案，在全省佈滿金融網，分行和辦事處在全省六十六縣中，已設置了三十多處。極西的安西、敦煌，東北角的西峯鎮，和深入藏民區域的拉卜楞，都有省銀行的分行或辦事處。向例省銀行是省政府的外庫，但是甘肅省銀行絕對是一個例外：第一甘肅近年來的財政整理得很有辦法，不需要向省銀行挪借，第二甘肅的當局，都十分熱心愛護省銀行，決計不願開此惡例。自從省銀行擴充資本增設分支行處以後，一向被壓迫呻吟於高利貸下的農民商民，都解除了桎梏。省銀行是一個呱呱墜地還不滿兩歲的孩子，可是他所負的使命，却也不讓一般成年的哥哥。有時因為地位的關係，也許還要特別的加重。很盼望這個孩子能夠無災無難，長命百歲，不要再蹈已往幾位哥哥的覆轍。（甘肅已往省立金融機關，因失敗而改組已不下六七次。）

蘭州的錢業，資本大半是陝西幫或山西幫的，就連夥計也多半是晉陝人。蘭州的錢莊多半經營副業，囤積雜貨布疋茶磚是他們的拿手好戲。鴉片煙未禁絕以前，買賣鴉片煙土也是錢莊愛做的副業之一。

蘭州已往就是西陲重鎮，所以名勝古跡也特別多。講名勝當然要首推五泉山，五泉山是以甘露、掬月、摹子、蒙、惠五個泉得名的。山上建築物最初都是明代洪武朝的遺跡。乾隆四十六年和同治六年兩次亂事，大部份都已被燬。邑人劉爾忻先生出來募修，纔漸復舊觀。劉先生是一個不慕榮利的地方人，他授職翰林院編修以後，就敝屣功名回到故鄉來培植後進。當地的文化事業

多半係他手創。他不但有高深的學識，而且長於經濟，他能運用極少的經費，來舉辦很大的工程，修復五泉山就是一例；他能算出用多少磚瓦、多少木料，土木匠人都無法欺瞞他。蘭州人爲紀念他修復五泉山的勞績，在五泉山代他樹立一尊銅像。蘭州社會上知名之士，大半都是他的門牆弟子。

五泉山的勝處，是在那裏有蔥鬱的林木，和潺潺的泉聲，當夏日炎炎的時候，一到那裏，就無異服了一帖清涼散，在蘭州其他地方絕難找到這種境界，可惜近年來五泉山被機關借用，一般遊人再沒有欣賞的機會。

五泉山而外，後五泉，雷壇，小西湖，北塔山，中山林，也都是蘭州附郭可以游覽的地方。從雷壇通到城內山子石，聽說有一條隧道，是明代肅王修的。因爲肅王好道，每夜必到金天觀——雷壇——與修行者講道；可是由街上往來多麼不方便而且危險！就有人獻議從花園裏鑿通一條地道直達雷壇，（明代整個內城都是王府，山子石是王府裏的花園，名叫凝熙園，因爲堆有假山石，所以又叫山子石。）以後肅王再到金天觀，便可無須更由街上經過。現在這條隧道依然存在，但可惜好道的肅王悠然長往，而隧道的通塞竟也沒有人關心過問。

金天觀的東北，橫跨在阿干河上的，有蘭州市有名的建築物——握橋，握橋不僅在蘭州的建築物中稱得起美麗無比，恐怕就在全中國的建築物中，也都配說是一個意匠經營的傑作。他的美麗處，是一座十餘丈的長橋，在下面並無一根支柱，宛似一條長虹橫跨在河上面，所以他又叫做「

臥虹橋」。

省府後花園也是蘭州名勝之一，（左宗棠甘肅督署園池記云：陝甘總督使者駐節蘭州，其署明肅王故邸也。基宇壯闊，園亭之勝，爲諸行省最。地接西域，冠蓋絡繹於道，宴會多在節園，所以盡賓主之歡也。嘉道間那彥成公三督陝甘，修葺益勤。）在那裏有參天合抱的古木，有枝幹蒼老的牡丹。中間巍然高踞在一個高阜上的，是原經左宗棠手建而在張廣建手裏重修的槎亭——現在通稱爲船亭——。這個建築物雖然已經陳舊，可是還沒有失去他的重要性，除了每星期兩次的省府會議在那裏舉行以外，其他重要的會議和宴會差不多也都在那裏舉行。外來的要人和貴賓，可以不知道民政廳教育廳在那裏，而沒有不知道船亭在那裏的。在蘭州城裏，你假使聽見某人說，我要到船亭去，無疑地他是去出席會議或參加宴會。每一個外來參觀訪問攷察或視察的人物或團體到蘭州，船亭一定要紛紛擾擾的熱鬧上幾天，然後再慢慢的恢復到他日常的靜態。

槎亭的聯額都是左宗棠手筆，我第一次看見時，就隨手抄下。現在這一冊早已過時的日記，幸虧還在身邊，特意尋出來轉載如下：

聯文：八月槎橫天上水，

連畦菜長故園春。

匾額上題「一繫」兩個大字，其下綴以跋文曰：「余以湘上農人，謬任軍事，持節奏隴。邊事略定，以病乞休未得，於節園開畦種菜，頗得故鄉風味。阜間隙地，劣容棲止；乃縛

葦爲屋，其形如槎，以博望故事實之，回首躬耕，如在天上也。同治十二年春恪靖附題。後花園裏最有名的古跡，要算碧血碑。當崇禎十四年間，「闖賊」李自成的部下攻陷了蘭州，肅王識鉉被殺，肅王妃顏氏趙氏顧氏嬪田氏楊氏率領宮人二百餘人，想由王府花園上北城樓投黃河殉國。不料闖賊追得太急，顏妃恐怕被執受辱，就撞死在肅前王所書的碑上。其餘妃嬪宮婢自勿死的，縊死的，和自城頭上跳下粉身碎骨而死的，頃刻都盡。事平以後，地方人士將一般殉難者合葬在一個大塚裏。現在槎亭前面隆然高起的貞烈遺阡，就是當年殉難各嬪妃埋骨之所。阡上有一碑亭，亭內還保藏着顏妃當年碎首而死的那一塊石碑，到如今血痕斑斑，每逢陰天，格外明顯。

望河樓是後花園裏的一個城樓，在全城中可算一個最高的去處，從那裏可以俯瞰黃河和遠眺黃河北岸的羣山。但是掉轉頭來，任憑你有再好的目力，你也看不到江南故鄉的好河山。聽說民國二十二年 蔣委員長蒞臨蘭州的時候，別處都不要住，單單指定望河樓作行轅。

不要忘記，蘭州還有兩個最老的建築物：第一是現在西大街的民衆教育館，他原是唐代薛舉的故宅，（薛舉，金城人，武勇善射，殖產鉅萬，好結納邊豪爲雄長，隋大業末爲金城校尉，與子仁果起兵，自號西秦霸王，建元秦興，盡有隴西地，衆十三萬，遂僭帝號於蘭州。武德初秦王禦之，大敗，謀乘勝直趨長安，方行，病死。仁果立，謚舉爲武皇帝，未葬，而仁果滅。）後來捨爲莊嚴寺的。館內有塑寫畫三絕：佛像生動，衣褶細疊，迎風欲舉，塑絕也；元李溥光所書「

勅大莊嚴禪院」字體遒勁，真逼顏魯，寫絕也；壁上觀音像既端好，而所披白衣，覆首至足，儼然紗縠，柳色經久，翠色如新，相傳唐吳道子所繪，縱然未必，當亦出自宋元高手，畫絕也。第二、前年冬天日機空襲蘭州被炸燬的普照寺，也是唐代貞觀年間的建築物，寺內有唐人的壁畫，栩栩如生。可惜現在祇贖下斷瓦頽垣，來供後人憑弔。

其他蘭州公私園亭，足以使人稱道的，公家方面要算一度爲造幣廠而現在被甘肅省臨時參議會使用的潛園。在那裏牡丹芍藥極盛，佈置的也很整齊。私人方面，如秦家花園、鄧家花園（鄧德輿先生私園），皆曾極一時之盛，可惜現在都欠整理。在目前花木之盛要推顏家溝煦園，煦園是蘭州教育家水楚琴先生（梓）的家園，水先生是一位澹於名利的人物，他很能傳他老師劉爾忻先生的衣鉢，自從在北平畢業大學以後，就回到家鄉辦教育。中間雖也曾一度到首都和安徽擔任了一個短時期的政治工作，這不過要表示教書匠不僅是會教書，過了不久，仍然回到故鄉，從事教育事業。煦園是水先生從平地造起，二十幾年的心血，畢竟不白費；現在到蘭州的中外人士，誰不想到煦園瞻仰瞻仰？在蘭州其他園林中，所看不到的花木，在煦園裏都可以看到；足見得水先生搜集之勤了。煦園裏最使人愛慕的要算坐春軒，（戴季陶先生替水先生題的齋名，有戴先生手書的橫額。）門前幾樹梨花，窗外一叢綠竹，春天的花香，夏日的竹影，都足以引起我對於坐春軒的回憶。

水先生雖然是一位極謙和的學者，但他也有一般學者不畏強禦的精神。當民國三四年間，張

廣建在甘肅做督軍，水先生正當着中學校長。張廣建是袁世凱爪牙，當然極端仇視國民黨員，因此引起水先生大大的不平。有一天水先生藉着幾杯酒蓋了臉，站在轅門口面對督軍衙門戟指大罵張廣建，別人都替水先生捏了一把汗。張廣建因水先生雅負時望，雖然不敢怎樣他，但也不願平白地嚥下這口惡氣。於是請水先生赴宴，想灌醉後，藉口失儀，給他一種窘辱。不料當日所請的陪客，都不是水先生的敵手，水先生連盡了幾十大杯以後，依然是態度從容。張廣建到此，不但佩服他的胆量，也佩服他的酒量；從中又經別人作魯仲連，也就不再想與水先生爲難了。這是水先生三十幾歲時的事，現在他每次談起那回的「鴻門宴」，雖然總說是那是少年時代鹵莽滅裂的行爲，但是他也很有得意，談起來時有聲有色，口講指畫，我們旁聽的也覺得很痛快。

水先生學問淵博，說話談諧，任何宴會，如果你聽見談笑風生時，不用問就知道有水先生在座。水先生好飲酒，並且好飲好酒，假使你要請他吃飯的時候，你千萬不可忘記預備致蘭齋的橫川酒。（橫川是成縣一個地名，以產燒酒著名。）不然時水先生可以推託牙痛，涓滴不飲，使得舉座無歡。水先生的酒量真正大，我和他也不知同吃過多少次飯，却從來沒有看見他醉過。

水先生篤信佛法而不迷信，不戒暈酒。他是西藏高僧喜饒嘉錯大師的皈依弟子。喜饒嘉錯大師每次到蘭州，都是煦園的上客，凡有喜饒嘉錯大師用藏文代人寫的屏條，皆由大師翻譯之成漢文，請水先生寫上，得之者莫不視同拱璧。

煦園花木繁茂，四時皆春，水先生嘯傲其間，醉眼觀變，格外把人世間名利二字看得一文不

值的確，我如果有那樣的好園林，我也願敝屣一切。

在蘭州的外圍，還有一處地方值得去游覽，那是榆中縣的興隆山。榆中縣距離蘭州九十華里，從榆中縣城再到興隆山麓，至多不到十里，就是沒有汽車的話，一天也可趕到。我曾利用一個明媚的春天，到興隆山去享受了一次，鳥語泉聲，山花野卉，在我腦海裏，留下了一個對於興隆山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。蘭州附近的羣山，沒有一個不像新剃過的和尚頭，唯有興隆山，却有極古老極茂密的林木。

蘭州的風景，四時各有他的好處：春天呢，楊柳尚未垂青，杏花先已吐蕊；我所看見的杏花，要以蘭州河北（黃河北岸）魏園裏的最爲可愛了。我還記得，是初到蘭州的一個春天，有事往河北，在距離魏園一里以外，便發現那棵「燦爛如錦」的大杏樹，他好像要告訴一個初到蘭州的外鄉人說：你不要想像着蘭州祇有冰天雪地，祇有冷酷的面目，現在也春到人間了！他這種溫馨而自然的暗示，給與天涯遊子以無上的安慰。他的顏色，既不像梨花那樣的孤冷，又不像桃花一味的俗豔，我一時快活極了。就援「看竹何須問主人」的前例，獨自跑進園中，在花下徘徊欣賞了一個多鐘頭。微風吹過時，花枝顫巍巍的像和我點頭，一陣陣說不出的甜香，直向我鼻官鑽進。我那時多少有點沉醉，渾忘了那地方是白草黃沙的塞上，也忘了我現在是一身作客，萬里辭家；簡單的說，大自然的陶醉，竟使我忘記了一切的一切，甚至於連這個世界，連我個人，也都忘了。直等到落日銜山，寒風刺骨，纔吹醒了我的迷夢。



如果綠楊城郭是由於楊柳而得名的，那麼蘭州便可稱爲梨花城郭。蘭州環城到處皆是梨花，而以城西南一帶爲尤盛。已往四墩坪下有一座梨花館，是蘭州紅男綠女嬉春的地方。梨花館地點特別高，在那裏遠眺萬樹梨花，一白似雪，夾雜着淡綠鵝黃的柳條，真正是一幅天然的畫圖。可惜是近年來梨花館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迹，而蘭州附郭梨樹，也因爲前幾年一場大旱，枯死了一大部份，從此無復當年盛況了。

春是一個美麗的季節，蘭州的春天尤其是美麗，各種不同的春花，一幕一幕的呈送到我們的眼前，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情景。我簡直沒有方法描寫蘭州春天的美麗。我祇有可惜這樣美麗的春天，爲什麼偏偏在交通那樣不便的蘭州？要不然，豈不比北平西山，杭州西湖還招致更多的遊客！

蘭州雨水不多，風沙極大，所以在平時，整個的蘭州都同罩在塵霧裏一樣。唯有夏天一陣雨過後，一個個山頭都像用水洗過，同時被風沙所困憔悴可憐的樹木，也都現出青翠欲滴的景象。你在此時若是到中山林一帶散步，微風習習，拂面吹來，帶了一點似有似無的草木清香，你會感覺到精神特別的輕鬆。要不然，你跑到黃河邊去看萬馬奔騰的急浪，你會頓時又變了一個雄壯的襟懷。

西北的秋月特別皎潔，尤其黃河邊上的月色，經水光反映，越法明亮的如同白晝。陰曆八月間，在蘭州已是夜涼如水，偶然同着一兩個朋友，當更深入靜的時候，在黃河岸上步月徘徊，從

遠處吹送到一兩聲的號角聲音，悲壯蒼涼，無異於塞上的胡茄。

「胡天八月即飛雪」，在蘭州八月飛雪是極尋常的事，不過落地即融，所以古人詩中也祇能說到飛雪。近年來因爲氣候的變化，就在冬季，落雪的時候也很少。我是何等的傲倖，在蘭州不到兩年，看到幾次大雪，可是旅行的人們，絕對不希望看到這種好風景，華家嶺的交通，就往往有被大雪阻隔的危險。

黃河在每年冬天必定結凍，他的結冰和一般河上結冰不同，上流的大小冰塊沖下來，遇到阻力就慢慢的堆成一個小山，再沖再積，於是河面上平添了無數的冰山。那個景緻美麗極了！尤其在日中月下，更見美麗。在落日銜山，一羣羣的駱駝沿着黃河飲水，面對着古老的城牆，背臨着蜿蜒的羣山，在冰天雪地之中，愈表現出西北的偉大。這種景象，是在柔和的江南所無論如何都看不到的。

蘭州過去的人物，在明代有不畏強禦扳倒嚴嵩的鄒應龍，在清朝有「以死建言孤忠可憫」的吳可讀。鄒應龍先生是蘭州鄉下一个窮苦的孩子，在他讀書的時候，就知道嚴嵩是一個誤國的權奸，便立志要剷除他。等到成進士時，他預先和一般同年說，明天去謁見相國時（指嚴嵩），大家要顧到讀書人的氣節，祇可長揖，不可下拜。各同年都異口同聲的贊成。誰知事到臨頭，鄒應龍竟自食前言，單身拜了下去。各同年雖然眼睜睜看到鄒年兄這種言行不一致的舉動，一則挽救不及，再則明朝讀書人到底還講究氣節，認爲這並不是什麼吃虧的事，也就默爾而息。可是嚴嵩

就因此特別賞識應龍，收之門下，寄以心腹，鄒應龍也利用這機會，和嚴嵩一個親信家人刻意交歡起來。就因此得到嚴嵩許多賣官鬻爵，植黨營私，排除異己，殘害忠良的確據。時機一到，鄒應龍就立刻翻轉面孔，奏參嚴嵩種種的不法行爲。已往彈劾嚴嵩的雖然很多，但是所指摘的大半是隔靴搔癢之談，所以很容易被嚴嵩掩飾過去，倒反噬一口。而鄒應龍這一次，則每一件都提出證據，弄得嚴嵩無可辯護。於是和他的兒子嚴世蕃，革職的革職，拿問的拿問，各同年到此纔明白鄒應龍去詔事嚴嵩，是一個苦肉計。假使鄒應龍也像楊椒山一般人，祇知道一味的硬撞，豈不是無情的廷杖下又添多一個冤鬼？

吳可讀是清代同治時一個御史，因言事降調主事。同治死後，西太后不代他立嗣，而代咸豐帝立嗣，同時另定一種滑稽辦法，說是光緒倘然生有皇子，即繼承同治爲嗣，但是未說明承繼同治的嗣子可以做皇帝。吳可讀在同治奉安的時候，要求隨同送殯，各王公大臣都疑心他希圖得點貼補或保舉，誰知道他想做一件心目中認爲是轟轟烈烈的事情。行到薊州，他在馬神橋三義廟內齋夜仰藥自殺，遺摺請降懿旨，預定將來繼承大統者必屬之承繼同治之嗣子。在前清爲預防爭奪起見，建儲一事，早已明詔廢止，若是預先指定承繼同治的皇子將來可以做皇帝，豈非與建儲無異？顯然違背了清代祖宗的家法。這是表面上事事奉天法祖的西太后和一般重臣所不敢做而不願做的。於是想了一個變通辦法，說是光緒將來誕生皇子，一定要揀好的繼承大統，將來誰繼承大統，誰就是同治皇帝的嗣子。總算想出一條出路，不叫吳可讀白死。在現在看來，吳可讀這種死

法好像有點太不值。同治的嗣子繼承大統，不繼承大統，是愛新覺羅氏一族一姓的家事，究竟與政治人民有什麼關係？吳可讀的故宅在蘭州南府街，經興文社贖回加以修葺，留作鄉賢柳堂（可讀字）先生的一點紀念。

還有一位在社會上名氣沒有鄒應龍吳可讀那般大，而實際對西北民生有絕大的貢獻的段容思先生，不可不簡單一提。段先生是理學大家，但是我所要說的貢獻，並不是表揚段先生以理學家來做衛道的工作，而是段先生除了理學以外，還注意到民生問題。沿着黃河兩岸排列的水車，雖非段先生所發明，而是段先生所提倡。段先生在外省看到水車的功用，就回到甘肅來試驗，第一次失敗；再自備資斧到外省去研究，一直到試驗成功而後已，現在甘肅沿河的水田，那一處不是受段先生所賜？聽說現在東關城外的老虎車，還是段先生手創的遺迹。由飛機場到蘭州城，距離東梢門不遠，有一座巍峨的牌坊，那就是段容思先生紀念牌坊。

蘭州雖然是一個漢回雜處的地方，平時很少聽說發生什麼宗教上的糾紛，回漢之間除了飲食信仰以外，在表面上絕對找不出有什麼不同之處。

回教有舊教、新教、新新教之分。新新教在洮州（現在的臨潭）一帶，他們的教規是教民沒有私財，個人所有的一切財產，必須整個貢獻給教裏。教民的子弟，由教中出錢培植，看他能力志趣，聽憑他自由選擇一業。如果能經商的，就由教中出錢給他做資本；如果能求學的，就由教中供給進中學大學。新新教人數雖不很多，可是組織完密，已能自樹一幟。舊教新教都不贊成

他這種辦法，攻擊他爲回教中之異端。

回教的優點，是他們體格健康，居處清潔，飲食衛生，而有團結性；短處是教育未普及，文化比較落後，大部份的人都不識字。現在教中的先知先覺，也感覺到教育普及的必要，馬雲亭馬鴻逵父子，和馬步青馬步芳兄弟，都盡量拿出他們的私財，來開辦回民學校。所以近年來西北的回教子弟，也頗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物。最近馬步芳又拿出幾千萬元的私產來，捐給青海省做教育經費，更不能不說是回教內中堅人物對於發展回民教育的熱烈表示。

回教除不吃豬肉以外，其他奇形怪狀的東西，例如海參螃蟹和沒鱗的魚類，依照經典規定，都在禁吃之列。就連牛羊鷄鴨也非經阿訇唸經宰殺的不吃。牛羊肉是回教中重要食品，所以就在禁宰耕牛的內地，對回教也有個例外。回教屠宰牛羊，雖沒有像商品檢驗局和一般市政機關同樣的肉類檢定，但是他的教規裏規定，不得宰殺病牛和出賣倒斃的牛，因此內地喜食牛羊肉的朋友們，都指定要買教們牛羊肉，爲的是衛生清潔。關於這事件，還鬧過一個笑話：一位南方的朋友，在西北買牛肉，他問賣牛肉的回民，賣的可是水牛肉？南方口音「死」和「水」原來不分，回民聽罷，認爲這是故意侮辱，存心破壞他的名譽，於是操刀而起，想和這位顧客拚命。弄得這位朋友還莫名其妙。幸虧另外一位同鄉經過，問明原由，詳細解釋，一場風波纔算平息無事。

回教稱漢人爲大教，而自謙曰小教。最嚴格的教民，不但不吸煙，不喝酒，不賭博，就連大教人家的茶水也不動一動。回教禮俗與我們有許多不同之處，要研究回教禮俗的話，一定得設法

覓到一部「天方典禮」，他可以告訴你回教裏一切的一切。

回教是多妻制，因為回教聖人穆哈默德一娶九女，所以普通回民如果祇娶到他的一半，在教規上是允許的。西北回民中這個風俗還盛行，可是其餘各地回教的女子，對於此舉已經不能贊同。我曾經當着一位回教的太太問她的丈夫說，回教中是不是允許多妻？不料她插嘴回答一句，是：我們是中國人，中國的法律上怎樣規定？她的丈夫聽了祇是咋舌。

回教男子可以娶大教人的女子，而回教的女子絕對不嫁給回教以外的男人，要是有人存心要和一個回教女子結婚的話，那就得先皈依回教，名之為隨教。

在蘭州婦女和未成年的男女，在家庭中是沒有地位的，要說我這句話太過分，我可以舉出兩個例：第一、陰曆正月初五日以前，婦女絕對不許出門，絕對不許到別人家裏去，不過在這裏要特別附帶聲明一句：廿八年陰曆正月初五日以前，蘭州兩度被炸，當地的婦女也居然也出門躲空襲，那是一個例外。第二、未成年的男女，要是病死在家裏的話，棺材不許走大門抬出，而須從牆頭上吊出。

一般外路人為好奇心所衝動，頗想一試，而又不敢輕於一試的羊皮筏子，是黃河上游載人的唯一交通工具。（體積小分量輕的東西，也可以利用羊皮筏子載運），羊皮筏子是用整剝的羊皮，繫上頭頸和腿脚吹氣而成的，大都是十三個羊皮袋用一個竹架聯貫做成一個筏子。黃河上游從青海到寧夏一段，水流很急，因此在這一段中的交通工具，都祇能順流而下，不能溯流而上。所

以假使你要到對岸某處時，你必須在這岸跑到上游半里甚至一里二里開外的地方上皮筏，（遠近是看水勢的，水勢越急，應該跑得越遠。）每一皮筏至多可載上七八個人。到了目的地以後，筏夫將皮筏從河中取出，支在岸上曬乾，然後再肩到上游，再做第二次生意。如此周而復始，一天也可以做不少筆生意，博得一家的溫飽。皮筏在中流時雖然動盪得很利害，但是很少失事。我個人也是最初不敢輕於嘗試，而後來却極感興趣，有機會必坐，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容與中流之樂的一個。

沿着黃河兩岸，排列着好多大車輪一般的東西，有的彼此距離甚遠，有的相隔很近，有的地方是單獨一個，有的地方又是三兩個聚集在一處；未曾到過西北的人們，一定會好奇的發問道，這都是些什麼？原來這就是引黃河水灌溉農田的水車，這種水車完全利用水力推動，在水位過高或過低時，很難推動，所以一年間可以利用的時間太少，影響於水田的收穫頗鉅。我會和工程界研究，能否將水車的軸心做成活動的，可以移上移下，豈非終年都可利用？但是他們的答復，還不如改用動力抽水機。在我個人的意見，還是能保留舊式水車而加以改良，因為他對於點綴西北風景方面，已是一件不可少的東西。

蘭州的水果，是出名的豐富，桃杏梨蘋果葡萄都相當的碩大肥美。要是隴海鐵路修通的話，一定可以推銷到外省。百合紅棗是蘭州的名產，價廉物美。還有一種蘭州特產的醉瓜，在別處真正少見，碧綠的肉，和微帶酒香的味道，真可以使你百吃不厭。出產醉瓜的地方在河北，離我住

處不遠。醉瓜以帶露新摘者爲佳，所以我同一位朋友，常常乘着朝露未晞的時候，到瓜田裏去買瓜。經過一長夏的經驗，我們居然也能對於隔皮猜瓜，有了幾分把握。

當我前年冬天離開蘭州回重慶路過成都的時候，一位在金陵大學教詩詞的朋友，問起我蘭州的風景，我約略的告訴他；等我回到蘭州不久，他填寄我一首詞，詞曰：

仗節西行事轉漕，登樓四望暫憂消。

長河夕照千駝飲，青海寒雲數隼驕。

聽籊籊，泛葡萄，吟情應比劍南豪。

虛堂有夢隨君去，回首邊牆夜月高。

兩年的蘭州生活，直等於春婆一夢。對國家固然是絲毫沒有貢獻，在個人則徒增兩鬢秋霜，更不免因爲增加了一處的認識，又添多了一層的牽累。

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二日脫稿

中國國貨實業  
服務社出版

## 「國貨與實業」月刊

報導工商金融消息  
促進國貨實業發展

## 香港華僑廠商出品目錄

彙集僑廠製造品之全貌  
爲推廣國外貿易之利器

## 香港商品運銷須知

英屬各地

蒐羅英屬各地稅則法令  
提供國貨外銷參考資料



憶 蘭 州

實價港幣二毫

著 者 許 元 方

發 行 者 中 國 國 貨 實 業 服 務 社

香港雪廠街十號五十四號  
電話三二二五八一號

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店

印 刷 者 大 成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香港銅鑼灣道一一四一八號  
電話三三三九六九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

國家圖書館



003150381



16

籍